

國粹叢書第三集

黃梨洲行朝錄

國學保存會印行

自序

唐末黃巢兵逼潼關士子應試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其爲詩云與君同訪
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桂子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土之文人
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
肯盪爲冷風野馬者尙有此等人物乎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
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荏苒三十年義熙以後之人各言其
世而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鄧光薦填海錄不出世惟太史氏之言是信此
聊爾談其可已夫左副都御史餘姚黃宗羲梨洲氏書

22.8.8
170

行朝錄目次

卷一

隆武紀年

贛州失事

紹武之立

卷二

魯紀年上

魯紀年下

舟山興廢

日本乞師

四明山寨

卷三

國粹叢書

行朝錄 目次

國學保存會



927719

永歷紀年

卷四

沙定洲之亂附滇考

賜姓始末附明季遂志錄

卷五

江右紀變

張元著先生事略

卷六

鄭成功傳

行朝錄卷一

餘姚黃宗羲編撰

順德鄧 實校錄

隆武紀年

思文皇帝又稱
紹宗襄皇帝

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封國河南之南陽府父諱義以獻

世子追封裕王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妾囚世子承奉所帝亦從

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患難而志氣終不挫年二十八尙未請名世

子爲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傳國於次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

薨逝不明若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爲帝請名立爲世孫 崇禎五

年壬申王薨帝襲位時年三十一選妃曾氏諸生文彥女七年甲戌流寇披

猖南陽當寇衝顧其城庫薄帝捐千金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工帝以爲言

毅宗震怒遂振豪置理帝又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叅將一員以陳

永福充之不許八年乙亥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

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役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毅宗報之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毅宗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帝貽書子壯相駁難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諸侯王尙氣持異同而已毅宗尋下子壯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帝帝亦薄公卿爲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理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煩多廷臣交惡而意忌之會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護衛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某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下旨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玠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增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帝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滿墩鎖以困苦之帝不勝其辱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時有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入牆見帝心獨異之帝告以

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錢且謫其吏之無狀者石應詔 宏

光登極大赦帝出高墻

或云封南陽王

遣官送寓廣西道杭州而南都陷帝勸潞王

監國

時王在杭州

三日潞王出降時靖鹵伯鄭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

南都胥會於杭遂奉帝入閩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

宗卽皇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爲福京福州府爲天

輿府布政司爲行在大明門立妃曾氏爲皇后大赦天下改是年乙酉七月

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遙上宏光尊號曰聖安皇帝

稱惠宗

進封靖虜伯鄭鴻

逵爲定鹵侯南安伯鄭芝龍爲平鹵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

正功臣以黃道周爲少保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爲禮部右侍郎

張肯堂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並賜號奉

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又賜鄭森

芝龍子

姓朱改名成功

總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法以蘇觀生領之既

而招徠者多狹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尙書奏軍興餉急請兩稅內一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愆正供每府差侍郎科道徵發以浦城縣訓導王兆熊爲吏部主事兼御史管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爲不義於是閭里騷然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餉八十萬上不聽戶部侍郎李長蘅請開捐納事例從之 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吳姓高宏圖路振飛蘇觀生曾櫻陳奇瑜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陳子壯皆爲大學士然多遙授不至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光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傅冠入朝自請恢勦江右上從之而遷延邵武爲諫官所劾而罷上賜宴大臣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道周謂祖制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終先道周而芝龍快快不悅諸生佞芝龍者上疏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上勅督學御史扶之初芝龍鴻達自恃援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口授上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

楫戶部主事葉正發皆門下彞人也其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於南臺皆稱疾不出戶部尙書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莫過郊天而二勳不出陪祭無人臣禮上賞其風裁合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於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爲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全之暫予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卽召總憲楷至中途遇盜截其一耳蓋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爲之也 蘇觀生請上幸贛州親率六軍以張撻伐鄭氏方欲挾帝以自重義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餞於殿門 以天興府學爲國子監上幸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圍橋觀者濟濟 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亨嘉僭號改桂林爲西京封楊國威等爲公侯發兵至梧州執巡撫瞿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逼廣東魁楚拒之靖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顧奕楊國威等至福京而式耜照舊巡撫桂林上命楚淮諸王會議廢亨嘉爲庶人幽之別館尋病死顧奕等棄市會冊封桂王井封魁楚

平粵伯 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爲御史熊開元執不可不聽已而邦芑糾開元開元辭去 上以王期昇爲總憲彭遇颺爲僉都御史路

振飛曾櫻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格非休休之度振飛言

彭遇颺新進士降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於激變期昇

在太湖奉簡州知州朱盛徵

係宗室

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兩山百

姓不容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上乃罷二人 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

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死之 十月黃道周見鄭氏偷安殊無經略志自

請出關芝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義師頗集親書誥身獎

語給爲功賞得之者榮於誥勅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至有僧軍鋤耨棘

矜以隨其後者名扁擔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故道周門人也馳書誘

道周許爲內應道周信之至明堂里北師猝至遂爲北帥長天祿所執殉節

於南京賜諡忠烈自道周出師後何吾騶自廣東至用爲首輔賜銀章曰輔

佐中興 上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鄭鴻逵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臺西郊擇吉日親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方授鉞而大風忽起旗幟披靡天帝高皇位前燭滅三軍莫不失色 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布衣跣食臣下各戴罪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海外國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廣

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險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署且解餉之任指揮僚佐所優爲豈曰能賢遽膺顯擢何以示衆後上不聽 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卒返郡夜半出其拏帑知府吳炆煒繼之百姓爭門走死而實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炆煒倡逃并其平日貪狀炆煒亦揭健時建陽知縣施燦亦以貪酷被劾上方恨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之

法行之熒燁及燦皆斬徼絞輔臣勳臣以下皆申救終不能回 馬士英叩關來朝上數其罪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士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以俟公論 浙東監國魯王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尙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書謂朕無子王爲皇太姪戮力同心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源清解餉十萬給浙東清源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士英使之也 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宏光謂黃得功營中所獲者非真也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羣臣曰卽眞宏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撫按續報有侍宏光者驗之果僞下獄究之乃妄人假托以惑衆伏誅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 四月撫州陷初汀邵間有大帽山洞蠻最强王師屢征不服永寧王某誘之出降與北兵屢戰屢捷因復撫州北兵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寧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信入關撫

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蠻亦散上削彩爵帶功贖罪 闖賊李自成爲九宮山民擊死其四十八部無亦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卽往賊帥皆驚喜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十萬大喜告太廟封何騰蛟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號一雙虎自成妻弟高某賜名高必正號爲忠貞營已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糧歉馬其郝搖旗改名永忠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宗第牛萬才張光璧等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節制 泉人蔡鼎其爲人也多言李遠密疏薦其前知上辟爲軍師所言事多不中彩旣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蹶逃回 上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於堦前 六月鄉試福建省舊額中式一百十七名特旨廣七十名錢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霖懋言下第者俱聽覆試而已

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逵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上削其封爵 鄭芝龍為洪承疇所給啖以閩粵王爵凡關隘水陸之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閩如入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死之 七月上生子子大赦覃恩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力言不可不聽 二十五日上御朝據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改心易慮

八月仙霞關警報至上即於二十一日啟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楨以從二十七日出奔汀州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與曾后后至九龍潭投水死上崩於福京或曰建寧代死者為唐王聿劍汀州代死者為張致遠上實未死 楊陸榮紀事言帝與曾妃駢斬汀州城下 其從死之臣賴垓 戊辰進士國子監祭酒 熊緯 河南丙子解元癸未進士由行人陞給事中從駕被獲於行宮大罵而死 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云為僧於五指山然亦莫別其真偽也粵中立國

上尊號曰思文皇帝

史臣曰帝英才大畧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在藩服之時已思撥亂世而反之正及其遭逢患難磨勵愈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勅斷葷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嫗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辭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序皆曲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書數十乘故太祖命名詩於唐王位下有嘉歷協圖銘之句不可謂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閩遂言其好作聰明自爲張大無帝王之度此以成敗而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據有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之忠難責以席捲天下之志謀國謀身兩者俱乖不亦宜乎帝之托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有儒者氣象未嘗非諸葛之亞也而束縛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所長蛟龍受制於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竊命

之雄諸葛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則雖欲成三分之業亦豈可得故帝之
亡天也勢也

贛州失事

隆武二年丙戌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吉安失守督師萬元吉都憲陳賡兵曹王其宏議列柵守張家渡而潰兵勢不可止陳賡收散亡入贛萬元吉退守皂口惟安遠營汪起龍兵三百人蘇觀生以閣部督師於贛岡鄉李陳玉楊仁愿兵垣楊文薦兵曹范六吉周遠待詔劉季鑛皆請發師援皂口觀生止發新威營二百人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綿津灘楚帥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卽噪而去四月六日北師至新威營先潰汪兵繼之元吉守未數日竟奔回贛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十一日楊文薦自任城守命中書范康生乞師於南雄舊贛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游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至十七日北師至贛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北勢方張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惴恐莫敢卽下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雲都力促新撫閻總及張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胤

自寧都招募二千人亦至未經一戰俱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劉廣亂被執所失士馬器械無算此後援兵益不敢前蘇觀生陳賡多方鼓舞六月十五日吳之蕃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北師相遇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師疑援兵大至遂撤城下之圍退屯水西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城守已兩閱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御史二十四日汪起龍牽師數千滇帥趙印選胡一清率師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名引兵三百蘇觀生部下遣師三千粵帥餘卒三千楊廷麟収散亡數千大司馬郭維經侍御姚奇胤召募滇閩兵八千閩部丁魁楚部下遣師四千先後至營於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先是中書袁從諤出募沙兵三千人銓曹襲黎兵曹黎遂球出募水師四千人留滯南安萬元吉以爲必待水師之至并力一戰安危在此一舉王其宥曰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不馴襲黎二公如慈母之奉驕子豈能如約八月二十三日將至北

師以是夜截之於江上焚巨舟八十餘兵士被殺者數百羅明受遁舟中火器皆爲北人所獲列營無不喪氣二十八日北師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外遂無一卒九月三日攻西門北人將登元吉文薦縋死士格墮之九日北人據南康滇廣諸營既潰人無固志皆稍稍引去城中所畱者汪起龍罷卒三百人汪國泰金昌振四百人徐日彩新招虔人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內外旣單弱給事中萬發祥及王其竑招集鄉勇爲不得已之計而叅將趙之良擁衆萬餘于雲都粵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亦不卽至贛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且夕十月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人獲之以爲鄉導夜由小南門而上鄉勇猶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礮皆裂遂陷楊廷麟投水死萬元吉出城登舟已而嘆曰一城人吾殺之也巾幘赴水死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此外翰林院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斯生吏部主事龔彖御史

姚奇胤兵部主事于斯昌周瑚王其竄黎遂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戶部
主事林珽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錡劉應泗贛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
王明汲臨江府推官胡縝知縣林逢春監紀通判郭寧登鄉官盧象觀舉人
劉曰佺萬興明馬芝貢生楊廷鴻黃尙實胡國偉王明管聲元戴紱諸生段
之輝朱長應劉斯鎬賴尙佑等數十人不死于兵火則自罄投水耳此篇全用范康

生所記

史臣曰贛州之守與死者皆三百年以來國家之元氣也萬元吉清苦絕倫
而自用頗專楊廷麟志節之士而見事遲聽事不廣郭維經稱下士而遜才
太濫贛事三人為政然皆承平賢者扶危定傾非其所長也

紹武之立

紹武皇帝諱聿鎮

鎮係英宗諱恐
誤或曰聿鎮

思文皇帝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唐王以

主唐祀閩敗浮海至廣州時大學士丁魁楚瞿式耜已奉桂王監國於肇慶隆武大學士蘇觀生從贛入廣故與魁楚有隙以爲由隆武而言則宜及其弟乃與大學士何吾騶布政司顧元鏡在籍侍郎王應華於丙戌十一月癸卯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初五日王卽帝位以廣州都司署爲行在改明年爲紹武元年自舊輔觀生而外何吾騶仍爲大學士顧元鏡王應華皆爲東閣大學士以軍國事專屬觀生邦彥至肇慶桂王見於舟中皇太后垂簾丁魁楚侍立言戰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患方殷寧可尋踪譚尙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遂以是月十八日桂王卽位加邦彥兵科給事中齎詔至廣州邦彥至而唐王已正位號遂不敢入以詔致觀生觀生頗不自安已而桂王

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領兵至三水帝使督師陳際泰禦之

非西江陳大士

二十九日戰於城西唐兵大敗佳鼎兵晝夜兼行十二月二日遇唐兵於海口唐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發火箭火球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陷全軍皆覆林佳鼎中砲死李明忠僅以數十騎免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開門降遂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觀生泰然不爲備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花山砦水寇則有石徐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爲用然桀驁不聽節制白晝殺人市中懸其腸於官府之門莫敢向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十五日北帥李成棟遂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帝方幸學闕射羣臣朝服行禮俄報北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爲敵間者斬之既而洵洵猶以爲花山砦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人倉卒不及集帝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遁至洛城里爲邏者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使人饋食帝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崩

觀生過吏科都給事中梁鑒問計鑒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於壁而縊死大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宗行人梁萬爵死之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何吾騶顧元鏡王應華皆降而元鏡尤醜

史臣曰唐桂之搆外懼方張又生內憂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恩文特達之知其立紹武也與苟息之不食言可以並稱矣豈僅僅修丁魁楚之隙哉若帝之從容遇難追配毅宗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寧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行朝錄卷一終

刊

行

行朝錄卷二

餘姚黃宗義編撰

順德鄧 實校錄

魯紀年上 都紹興

監國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父閔王壽鏞崇禎十五年壬午北兵陷兗州自縊死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變後南下 宏光元年

四月命移江廣暫任台州五月十日宏光避位首輔馬士英以皇太后至杭州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挾

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定罪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死於鄭

虎臣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可嘆哉時潞王監國 王諱常芳 穆宗之孫劉宗周令分守

台紹道于穎上疏請急誅馬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

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尙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疏三疏申

大義於天下而已無何潞王降宗周遂絕食而死右僉都御史郝彪佳諸生

王毓著潘集周卜年皆投水死浙東郡縣降附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
餘姚攝印官發閩左爲馳道執樸以行役者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扶攝官
衆譁不能定九江僉事道孫嘉績乘衆怒遂斬攝官建義旗閩左少年輟耕
而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於紹興遵謙少喜任俠不爲繩
墨之士所禮閩人屈尙忠逃至越遵謙箠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謂宗周凡係
逃官皆可殺也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挾之而起召其故所知豪傑從
初王期昇爲太守夢有持謁入者覺而記其姓殷以閩推官陳子龍子龍曰
越亂兆矣此殆會稽守殷通也至是而驗又明日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
之於寧波時定帥王之仁已授降表肅樂大會搢紳士子於城隍廟召募義
勇謝三賓陰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爲禍階須以公之兵威脅之之
仁至寧陳兵教塲受約於肅樂出書誦於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
有爲三賓解者使之任餉而止時兵部尙書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陳函輝宋

之普柯夏卿共請王出監即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爲行在列兵江上分地
戍守方安國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甯孫嘉績熊汝霖錢肅
樂當瓜里羣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徐議樂
推未晚也固讓不許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爲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
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之普謝事起章正宸爲
左侍郎署吏部事李白春戶部尙書王思任禮部尙書余煌兵部尙書張文
郁工部尙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右僉都
御史方安國鎮東侯封王之仁武寧侯上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弘光曰赧皇
帝潞王曰潞閔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兵每日
蓐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未幾又復轉圜還戍率以爲常惟熊汝霖以五百
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司橋士卒殘破畧盡乃還當是時孫熊二帥皆書
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讓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

募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而反惡孫熊之忝決於是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兵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助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食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陞譁然戶部主事董守諭面奏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已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朱閣部以五府歸方藩然方王終不可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爲徵勸於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亦不過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尙書由仰從海道至留爲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北兵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步兵接應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橋門下隆武皇帝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於越張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爲高皇

帝子孫皆當同心戮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
吾知奉主上而已不知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十一月進方國安
爲荊國公王之仁爲寧國公鄭遵謙爲義興伯上勞軍於江上駐蹕西興築
壇拜方國安命各營皆受節制時馬士英阮大鍼竄人方營欲朝見上不許
下羣臣會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
兵部主事宗義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恒
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上回越城以謝三賓爲禮部尙書尋入東閣
鑄大明通寶錢兵部主事王正進某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歷

魯元年丙戌正月巳酉朔上在紹興以柯夏鄉曹惟才爲使奉書閩中 二
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柱者劉澤清之標將也航海至
東浙依王鳴謙於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劫之入
內行朝震恐議以伯爵縻之宗義興孫嘉績裁量署爲勝鹵將軍始返定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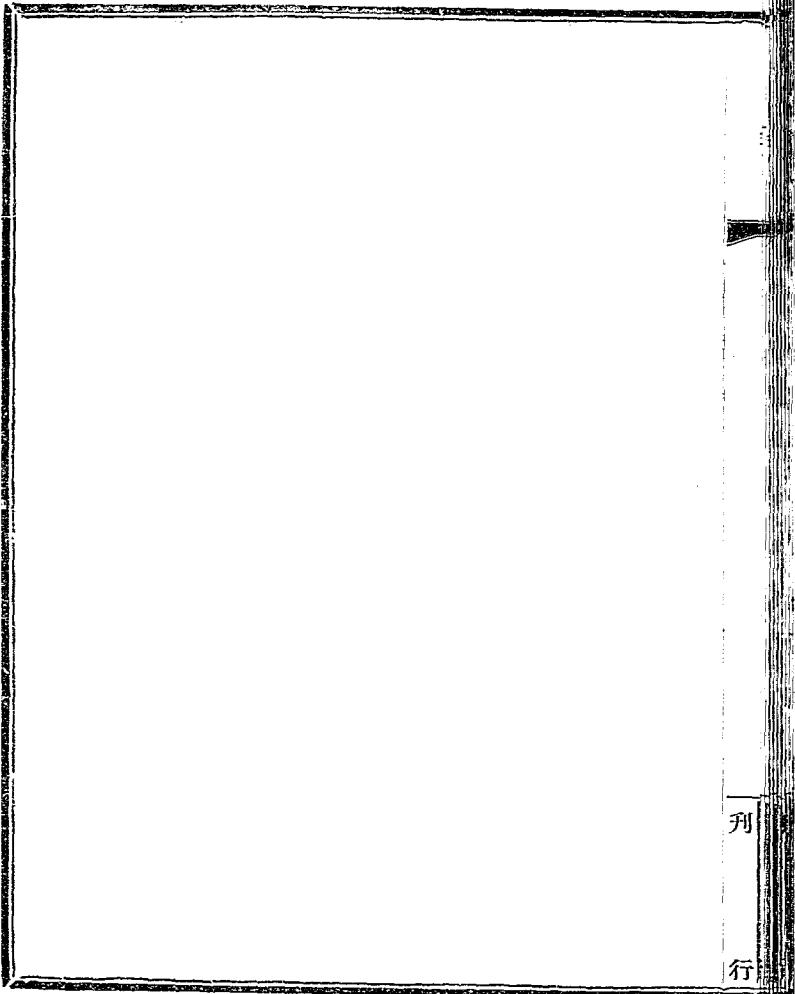
總兵陳梧敗於携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宗義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董守諭請朝堂哭臨三軍禱素一日從之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汎王之仁率水師襲戰乘風碎北船數十隻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澈浦城

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所將皆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宗義宗義與王正中合師三千人西浙來受約者尙寶司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江割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涸有浴於江者徒涉往返北兵驅馬試之不及於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戍驚擾走死不暇矣上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輝余煌王之仁皆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鍼皆降從征福建方

馬至半途伏誅大鉞未降之前先同逆案之馮銓已書其姓名囑諸南征者懸內院之缺以待大鉞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逆案潘汝楨之子時爲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鉞數等大鉞入謁應奎故作聲色欲斬以斬之大鉞不覺屈膝旣而示以銓書則大喜過望踰仙霞嶺見雷演祚索命墜馬折頸而死朱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北兵驅民間耕牛載砲集城下苗頭惟向一處晝夜不絕聲城崩北兵隨煙而入大典自焚死屠其城自金華陷而全閩無一矢之拒矣

史臣曰當義旗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吳楚之氣方王肯受約束趨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塘江此時北師之席未煖三吳豪彥尋聲而響臻未必不可與天下爭衡也宗義嘗與王之仁言公等不從頰山以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叢爾兩府以供十萬之衆卽北師坐視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滌地無類矣之仁矐其言而不能用日與兩督師爭長短一死不足贖也



刊

行

魯紀年下

監國魯元年丙戌六月丙子朔浙河兵潰上發紹興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上出海投肅鹵伯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保定伯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爲叛將張國柱劫去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入閩 十月丁酉上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即厦門也時鄭芝龍方降北令彩執上以降彩不可而以南彛貌類上者服上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以示之北人挾芝龍去乃已芝龍之子鄭森思文帝賜姓名曰朱成功不肯隨父復建義旗於海上而以中左所爲營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爲隆武三年於是鄭彩奉上改次長垣改明年爲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爲相辛未上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爲建國公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

定遠伯周瑞閩安伯周崔芝平彝伯阮進盪胡伯 周崔芝復海口以叅謀
林學舞總兵趙牧守之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
師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
死之 鄴西王某復建寧率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民間几桌數
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順流環城而過守者謂祁兵薄城砲石交下
遲明方知其僞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學舞趙牧
死之周崔芝退保火燒舉 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 七月上親征次長垣
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
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
爲東閣大學士林正亨爲戶部尙書錢肅樂兵部尙書沈宸荃工部尙書劉
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釐通政司余颺左都御史林峒吏科給事中黃岳吏
部考功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

降第謂之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錢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宋末年
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止統歸之而況不爲宋末者乎
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鼎沸
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乃降 辛未鄧藩審理陳世亨
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罵賊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塗兵部左
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敗皆死之塗不避矢石日暮敵衝其營被殺汝翥被
執北人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塗於隆武主銓政曰此潤色太平之
事顧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爲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
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上至而起兵 禮部尙
書兼通政司吳鍾巒請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
則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遊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貶鬻官爵
偃臥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

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勅書割付上是之三年戊子正月丁酉上在閩安鎮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颺故弘光時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赤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右周瑞而左彩彩積恨之已而彩與遵謙交惡上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守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元夕汝霖自上所歸沐熊鄭兩家簪珥相問遺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汝霖遂爲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於牛田鄭氏故以商舶爲事遵謙強取二舶賞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謙復不秘其辭色彩乃詐樸部將吳輝輝扶傷就謙求書投鴻達謙過輝船送之被擒輝旣擒而難於面之伏艙底不出謙呼曰汝鄭彩廝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謙乞隻雞盂黍哭奠汝霖旣畢蹈海死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娼也嘗笞殺其婢王氏下於獄謙以千金出之謙死金四姐

東臺像彩每饋食斬像人以侑哭彩聞之沈於海中 二月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天才來降江西金聲桓遣天才援閩與巡撫修養鼐有鄰故降封爲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嵎自縊興泉守道楊燾紼衣坐堂上遇害 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郁廷諫死之 永福陷兵科給事中郭正畿賦絕命詞投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 長樂陷御史王恩服毒死妻李氏同死 建寧陷王祁巷戰死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北調江廣之兵及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州縣皆陷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城 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然福寧危而後安降由於劉中藻故幕府立焉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聞之恨甚肅樂故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埕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

北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北師乃傳城十里掘壕樹柵圍之中藻不得
出戰食盡爲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南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召張名
振復建跳所 七月壬戌上次建跳所闔地盡陷鄭彩亦遂棄上而去名振
逆之至浙從亡者爲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巒兵部尙書李
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宗義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
事林瑛每日朝於水殿而吳鍾巒漂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以見上
欄衫巾繚拜起秩秩 壬午北師圍建跳盪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
鼓動天北師解去 封王朝先爲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黃
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鬻爵居間
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頭一作顛 四五月而聚衆數千邊海爲之出賦 八月
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建跳乏食阮進
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跳奔問官守於是合攻舟山

斌卿與二女皆赴水死 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孫延齡戶部尙書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以爲舟山犄角亡何瑞芝有郤上使武陵人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援芝進旣怨瑞而名振欲結歡於成功反擊破彩之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巳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黃斌卿之破也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嫌郤遂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殺數十人而死 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托於日者謂上之祿命宜禳災星張

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一人矣北師會攻舟山松江張天祿出滌闕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盪胡伯阮進扈上發舟山舟泊道頭八月辛西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陳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敵十一人而縱之

丙寅天大霧北人悉抵螺頭門守陣者方覺先是阮進詣海門議和北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帥金礪之舟進以火毬投礪風轉篷脚反擊進面創甚投水北人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統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北師千餘人九月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思文帝嘗聞涇縣江陰之以守見屠也嘆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三尺童子亦當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璧姐子婦沈氏孫女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自

縊 禮部尙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
肯堂自縊於孔廟 吏部侍郎朱永佑被執北師令薙髮活之曰吾髮可削
何待今日砍其脅死僕負屍出城流血沾服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
血遂止 兵部尙書李向中居舟山一作夏城城外北師購得之向中縊經翔武
殺之 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
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孚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
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
衛指揮王朝相內監太監劉朝定西叅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 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
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 三月上自去監國號 丁酉上在南澳
已亥六月上遣官祭光祿寺卿陳士京後遭風溺于海或云爲鄭
成功所沈蓋忌者誣之

史臣曰上自浙河失守以後雖復郡邑而以海水爲金湯舟楫爲宮殿陸處者惟舟山兩年耳海舶中最苦於水侵晨洗沐不過一盞艙大周身穴而下兩人側臥仍蓋所下之穴無異於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艫其頂卽爲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鼇橋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舟山興廢

舟山四面皆海元爲昌國州越昔王勾踐欲置夫差於甬勾東卽此地也今併入寧波之定海設叅將一員以鎮之崇正間黃斌卿爲其地叅將三年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當授把總苦於無賞有妓劉氏助之得辦劉氏乃爲其妻妒死自叅將陞江北總兵南都旣亡遁歸思文卽位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爲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綽長江此進取之地善之封爲肅鹵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復上疏乞周崔芝自副斌卿爲人猜忌而崔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崔芝由是與斌卿不合而歸乙酉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得還軍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丙戌副使荆本徹至舟山屯小沙嶼斌卿率鄉民殺之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爲民患斌卿乘民怒造爲流言民單里從斌卿以攻

本徹遂遇害六月浙東事敗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出海投舟山斌卿不納然名振故與斌卿爲兒女姻其兵勢相倚藉寧國王之仁王鳴謙至舟山斌卿誘擊之盡并其衆叛將張國柱乃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名號饒勇斌卿知陸戰不能勝之使百姓乘城而身率水師以出洋力戰三晝夜猶不能當國柱賴名振之水營將阮進精於水戰以四舟衝國柱營秋濤方壯乘之發礮無不糜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劫元妃世子而去斌卿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爲海中小盜名振拔之使管水營其德名振實甚斌卿妒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計閒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未幾而有吳勝兆之事勝兆守松江之北帥也頗懷反正之志吳中失職之士相聚幕中爲之計畫內以招撫之名結太湖義旅外以蠟書求援於海上斌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諾之時斌卿已進爵肅鹵俟其肅鹵

伯故印猶在名振請卽以其印封勝兆爲據四月二十六日

丁亥年

勝兆之聚

謀者既衆人人謂事成在旦夕肆言無忌而所就撫之義旅多不受約束欲
凌主兵出其上主兵恨之刺骨其未經招撫者亦不忘北人而暱就之捕之
見勝兆勝兆無以自解輒斧鑕以徇義旅且惑勝兆中變名振渡海至崇明
而海嘯樓船喪失八九踉蹌歸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脫勝兆因海上之失
約區畫無序義旅遂劫勝兆斬北官之不從者而勝兆之部曲既與義旅異
志又不見海上之兵視湖中所撫其力易制於是詹世勛矯勝兆之命召義
師次第入斬之畢而執勝兆北人雜治其獄陳子龍侯曾岐沈廷揚徐式穀
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牽連入案北人輸之長吉自承與詹世勛謀
叛非勝兆也北人併殺世勛 丁亥六月斌卿又殺忠威伯賀君堯劫其貨
君堯帥溫州嘗賊殺禮部尙書顧錫疇爲衆論所不與溫敗入閩復至溫之
玉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賞入舟山其標將歐興有郤於君堯潛告斌卿斌卿

遭盜殺之中途 十二月攻寧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文瓚董德欽王家勤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爲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約義旅之在沿海者王翊其帛書爲偵者所得鄉紳謝三賓又訐夏等以實之夏等入獄而島師始至斌卿固無攻城掠地之志徒望內應成功已享其利耳樓船泊桃花渡仰視城上絕無動靜北人以大礮擊之卽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夏慷慨而對曰此事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高皇帝崇正先帝耳當事曰然則帛書所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爲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齷齪鄙夫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在旁搏頰以謝夏等皆論死楊文瓚妻張氏華夏妻陸氏屠獻宸妻朱氏楊文琦妻朱氏皆自縊死斌卿旣返甚悔其一出刻意爲保聚之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卽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卽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田土大半屬之內地大戶至是不敢渡海盡籍爲官田官居

其二民居其一斌卿之意併欲收其一分如土司之法爲不侵不叛之島彝而已張名振之喪師而歸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亦失歡於斌卿而別屯於鹿頸兩人皆恨斌卿第孛帑皆在舟山未得間也 己丑七月閩地盡陷監國在沙埕名振往迎之與阮進同扈蹕於南田旋復建跳所以處監國阮進軍飢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功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於斌卿斌卿不應斌卿喜收海盜用之資其劫掠有黃大振者善劫獲番船數萬全以餽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逃匿朝先營內駕危言以動朝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玖禦之數戰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搗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有者如水又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處分九月二十四日胥會於海上初安堵無恐俄而陸瑋朱玖背約出洋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掠砍傷斌卿沈之水中二女從死十月監國駐蹕舟山歷庚寅

至辛卯八月發舟山九月北師破其城以巴臣興或作巴成功乙未十一月延平

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總督陳雪之一作陳六御一作雲之率師圍舟山巴臣興降

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阮駿陳雪之俱赴海死丁酉北人以舟

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迫之海水數日之間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

史臣曰當浙閩立國之時誠能悉發舟師一屯於舟山一屯於崇明相爲首

尾窺伺長江斷其南北之援卽需之歲月亦可使疲於奔命矣孫恩徐海之

徒以盜賊之智尙能及此而況國家之大計乎遼夫閩浙旣亡窮島孤軍亦

何能爲以此形勝之地僅僅以田橫島結局悲夫

日本乞師

周崔芝號九京福清之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爲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王瑪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主擁虛位而已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即薩摩於諸島爲最強王與大將軍相爲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爲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乃變姓名爲盜如故久之招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舶乙酉秋思文皇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丹山其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資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爲修輯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叅謀

至辛卯八月發舟山九月北師破其城以巴臣興或作巴
成功乙未十一月延平

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總督陳雪之又作陳六御
一作雲之率師圍舟山巴臣興降

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阮駿陳雪之俱赴海死丁酉北人以舟
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迨之海水數日之間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

史臣曰當浙閩立國之時誠能悉發舟師一屯於舟山一屯於崇明相爲首
尾窺伺長江斷其南北之援卽需之歲月亦可使疲於奔命矣孫恩徐海之
徒以盜賊之智尙能及此而況國家之大計乎遠夫閩浙旣亡窮島孤軍亦
何能爲以此形勝之地僅僅以田橫島結局悲夫

日本乞師

周崔芝號九京福清之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爲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王瑪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主擁虛位而已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即薩摩於諸島爲最強王與大將軍相爲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爲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乃變姓名爲盜如故久之招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舶乙酉秋思文皇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丹山其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資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爲修輯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叅謀

林籥一作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東行籥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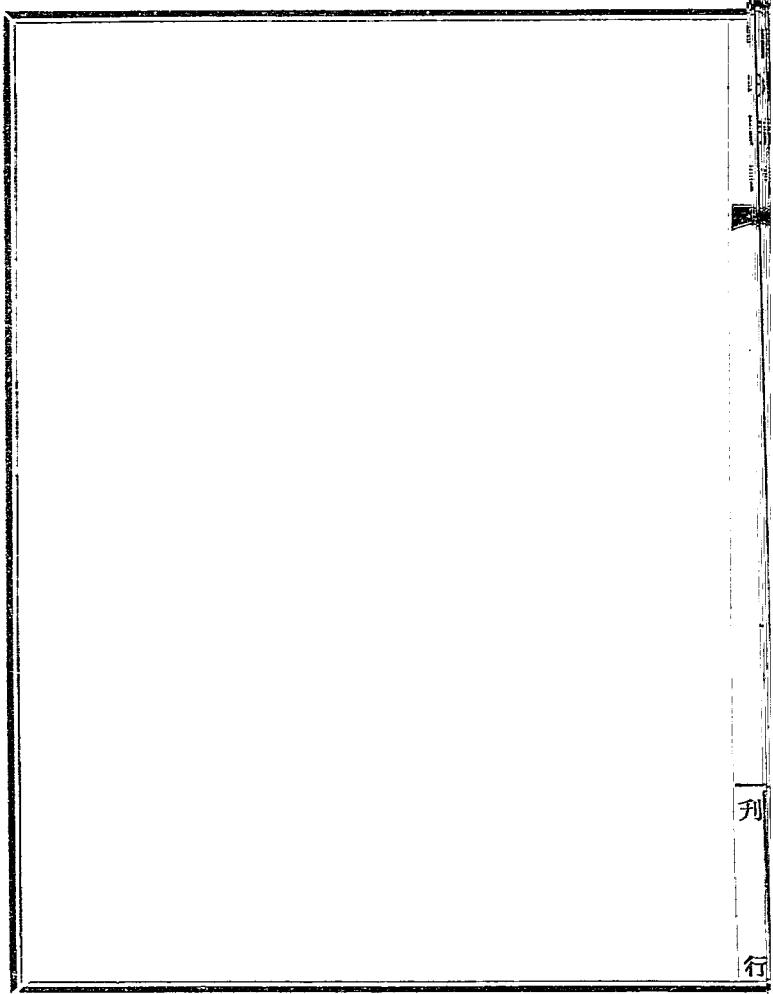
余煌書來曰此吳三桂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福州旣破鄭芝龍劫衆議降安昌王恭棐尙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而謂芝龍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效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丁亥三月崔芝克海口鎮東二城遣其義子林臯隨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戊子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并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兵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爲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琦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爲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佞佛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于其國日本勒兵盡誅教人生埋於土中者無算驅其船於島口之陳家湖焚之絕西洋人往來于五達之衢置銅板刻天主像於其上以

踐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卽一錢之微搜得必殺無赦方是時西洋人復仇大
船載砲而來與日本爲難日本請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故戒嚴於外國
京第卽於舟中並服拜哭不已爲東京遣官行部如東國巡方御史禿頂坐
藍輿京第因致其血書撤斯瑪王聞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
遑恤而使其使臣哭於我國我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京
第還日本致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
武錢此由也孝卿假商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幔分
爲私室當月夜每室懸各色琉璃燈諸妓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樂
之忌其爲乞師而來者見輕於其國其國發師之意益荒矣己丑冬有僧湛
微自日本來爲盪胡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
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
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

長琦相去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琦凡商舶至國例撥小船譏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篋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滹微者則大駭初滹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大寺一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浙廣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國人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滹微拜其位下滹微所能不若師而狡獪多變乃之一島名賸泉者其島無中國人往來不辨詩字之好醜滹微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於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爲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爲江西僧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者止于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滹微欲以此舉自結于日本阮于是始知爲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

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備豈能渡海爲人復仇乎卽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史臣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旣陷兩國之師同日至遂不戰而還今日之事何與之相類耶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徒以利害相權如余煌者眞書生之見也



刊

行

四明山寨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通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爲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豁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險自守諸將共攻破之大蘭山卽四明之山心也則四明之爲山寨舊矣丙戌六月浙東師潰宗義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寧二城報至而還十日散遣餘衆願從者歸安茅瀚字飛梅溪汪涵字叔二帥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宗義意結寨固守徐爲航海之計因誠二帥連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帥違宗義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宗義令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夜半焚杖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皆爲擊死二帥被焚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於沿海爲黃斌卿內應斌卿攻寧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人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按甲空脊北師驟馳之義師狼顧失措

一時爲所屠者四百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合軍杜畧守關馮牙軍容甚整北撫勒兵東波下教鄉聚團練攻杜畧破之其別部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吾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鄉導彼敢行險地如枕蓆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尙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皆擁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軍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五營五內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軍門下戶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致重典異時巡方訪惡徒爲故事翊所

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吏不敢僱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爲幸皆薦陳忱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可以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狗奉化北師方攻吳奎明奎明力不支而遁北師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北師大敗六月上駐蹕建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左副都御史宗義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僅授御史御史在承平時固爲顯要而非所論於今日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懸殊以之相陵恐爲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巒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關名振名振不樂曰俟王翊之來吾爲上言之也翊朝行在覩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鈴鍵哉山海久不寧有爲北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之人所致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願解甲者

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傳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栢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中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違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各營敢受招撫者視此我公踉蹌遁庚寅三月翊朝行在陞兵部左侍郎八月破新昌拔虎山九月北帥將攻舟山惡翊中梗金帥由奉化入田帥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避之於海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鶴頂山爲其降將所致害於寧城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雄皆鳴爲團練兵執于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欲觀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句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鹵書畢引筆以搯海道面而出北帥將會定海繫翊以待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北人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三日北師畢集陳督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

賴金帥中脅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爲泣下曰非獨王公之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爲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蹊鄰居無不厭之江憐妾而黜遣其妻妻攜袂數江登車而去聞者莫不薄其爲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旣而不反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旣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江復與沈調倫聚衆四明山聲勢寔衰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創而卒自此十有九年山中無事甲庚冬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偷驢摸犢之賊徒爲民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劫浸失其傳矣

史臣曰四明山本非進取之地其始之欲寨焉者亦如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之意不意後遂踵其陳迹割裂洞天雖然王翊之死於田橫何遜

行朝錄卷二終

刊

行

行朝錄卷二

餘姚黃宗羲編撰

順德鄧 實校錄

永歷紀年

永歷皇帝諱由榔端皇常瀛第二子也神宗之孫崇正十七年甲申十一月
端王薨隆武元年乙酉封上爲桂王其詔有天下王之天下語福京不守兩
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奉上監國於肇
慶府十八日卽帝位改明年爲永歷元年以府署爲行在追崇端王爲端皇
帝上太妃王氏尊號曰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
加丁魁楚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
兵李明忠武靖伯時紹武建號於廣州遣兵爭三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
總督林佳鼎率舟師輕進敗沒于峽口報至肇慶百官皆逃竄上亦奔梧州
皇太后賢明通史書固辭羣臣不欲令其子稱帝至是召科道李用楫程源

江津人癸未進士等詰責之諸臣皆伏地請罪已知閣部師全奉上再下肇慶然地

勢單弱人心震動乃遣靖江伯嚴雲從扈三宮之桂林 十二月十五日北

兵破廣州二十五日事聞上駕小艇上西峽

永歷元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駐蹕梧州知州陸世廉為上集役夫北浚府

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士李永茂永城人丁丑進士晏日曙新喻人原任承天副使太僕

田芳等走傳白李用楫先差往交趾瞿式耜妾媵衆多逗遛梧州惟左都御

史王化澄金溪人甲戌進士原任廣東巡按戶部尙書吳炳翰林方以智桐城人庚辰進士文選郎

吳貞毓宜興人癸未進士給事中唐緘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靄洪士彭掌錦衣事馬

吉翔扈蹕 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 北師李成棟

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余龍者故江上盜也衆萬餘出沒甘竹灘

廣州之陷建義者多從之其勢益張是月焚北船百餘於東筦遂突廣州北

撫修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擊之 三月瞿式耜自梧州至議上幸武

岡州而自留守桂林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桂伯方以智棄妻子

入山為僧以智為僧在庚寅冬兩粵再破時也法名宏智字無可此特入天雪山耳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吳炳典

閣務 兵部右侍郎張家玉東莞人癸未進士舉人韓如璜字姬命著有明文茲小韓文常在何喬遠李孫

宸署 建義攻東莞北令鄭霖開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以舟

師屯杜檣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以諸生陳大赤領縣事兵科給事中陳

邦彥亦建義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德李成棟敗余龍於黃

連應房迎戰死之 四月上至武岡州以嚴起恒紹興人辛未進士原任蘄州副使為東閣

大學士 河東湖廣流寇曹志建王朝俊等數十人來歸悉賜五等爵晉何

騰蛟貴州人天啟辛酉舉人湖南巡撫總制世襲定興侯駐衡州巡撫堵胤錫宜興人丁丑進士駐

長沙聲勢稍振 張家玉使張元榮陳瑞圖拜表於上進家玉兵部尙書提

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北兵破杜檣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李

成棟圍新安家玉間道走博羅 七月大學士陳子壯南海人萬曆已未探花建義於

九江村與陳邦彥攻廣州不克先是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
擘爲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僞降北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
外並起而子壯先期以五日薄城謀洩修養甲捕楊可觀等誅之并誅花山
之盜守東門者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嘆曰其死於是乎
左右曰與坐而死無寧戰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
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鵝潭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
江村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
會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張家玉破博羅 八月十
四日北兵逼行在先是楚鎮劉承胤用迎鑾功封安國公與中人王坤交關
迫脅主上皇太后刺血寫詔召駐劄古泥商邱伯侯性性以總兵衛駐劄古泥口上自開跟踏
過古泥宮眷衣食皆乏絕性往來迎駕奉上及三宮服御下至宮人衣被俱備辦三宮德之乃口授商邱伯入衛性遣部將謝復
榮以五百人至至是承胤降北爲前導十八日馬吉翔謝復榮等奉上及三

宮斬關出承胤引兵追躡相距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上徒步三十里體重足疲不能前危在漏刻會侯性率兵奄至請上御小轎先發性陣峽口承胤引去上已兩日夜不食夜宿羅家店越五日抵古泥晋性祥符侯李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爲導至高明城外發礮破其城殺朱實蓮於南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 二十七日李成棟圍博羅穴城置礮轟發之雞鳴城陷張家玉走增城圍之 九月十日李成棟救增城家玉剖三營於城外成棟令杜永和閆可義分攻之城內亦突圍出戰將士死者數千人無降者火藥盡家玉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水而死 成棟又以水陸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彥猶率兵巷戰力屈赴水北兵出之檻送廣州 陳子壯至廣州臨刑罵不絕口麥而炫從死是日修養甲命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延祚王應華伍瑞隆關捷先陳世傑等觀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曰眞忠臣眞忠臣又數日

而陳邦彥及總兵曹天奇至亦大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翠華得以苟安桂林武岡之間者三人力也

十一月上至象州欲幸南寧為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復返桂林百官幾

欲散去大學士王化澄吏部左侍郎吳貞毓以間道扈三宮入南寧 十二

月三日上至桂林靖王亨歡迎上而泣瞿式耜嚴起恒同相賊將郝搖旗降

於督師何騰蛟封永城伯賜名永忠避北師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瞿式耜

拒之 永歷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 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

斬關而入劫上於寢裸體置之城外網縛百官掠其財物而去馬吉翔為上

具袍服襍被而行 三月十日上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兵

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霑洪上彭許兆進尹三聘七八人耳 柳潯二府

為慶國公陳邦傳所據不貢賦稅行朝資用乏絕大學士嚴起恒乃署吏部

開選于邕城二十四土州檳榔鹽客樂戶皆列官籍 四月乙未朔皇子生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擢

歙縣人丁丑進士
原任湖廣驛傳道

潘曾緯

漢陽人辛未進士

李琦三人齎奏請駕幸肇慶成棟在北有大功而受佟養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收兩廣印信不下五千顆獨取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嘗帥松江其孥帑皆在焉妾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密與布政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圖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妻孥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反正聲桓逆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故興平伯高傑兒子也求援於粵佟養甲命成棟往牒布政司移餉八萬兩成棟日逼餉彭年故不發由是得以爲辭時歲大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贛且暮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耳蓋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未有所決成棟姑令羣盜逼城下呼聲動天以恤之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於榜尾但書戊子成棟

既得此榜而已所出示直書永歷二年養甲見之愕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
官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解辦而以所藏總督印印表文上之
詔封養甲爲襄平伯兵工二部尙書成棟惠國公袁彭年左都御史金聲桓
藏表佛經中亦遣使至聲桓故左良玉部曲隨良玉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
督撫以其降將輕之從之取賂不得聲桓私居嘗改胡服督撫因言凡前朝
將皆不可用聲桓使人要之中塗得其書置酒召巡撫以書示之卽於坐間
斬巡撫而反詔封豫國公兼兵部尙書 遣吳貞毓以吏部侍郎兼左副都
御史使成棟 自兩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崑山人戊辰進士
爲東閣大學士晏清黃岡人己未進士原任廣東水利僉事 爲吏部尙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
院張佐辰文遷司郎中黃雲袞行人潘駿虬兵部主事龐天壽掌司禮監曾
經出仕僉曰迎鑾遊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間署數日間添注幾滿此外更
有白割部割欽割者皇帝用寶割官不涉吏兵二部下廣之費大畧出

此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李成棟迎於百里外儲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兩

綵紵萬端以備賞賚政無巨細受成於成棟 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

吏部尚書番禺侯諡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諡

文烈陳邦彥兵部尚書諡忠愍 十月十日遣修養甲代祭興陵帝陵上令

李元胤礫之江中養甲密表于北成棟搜得之 十二月李成棟率師出南

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度關以外事臣獨任之當是時朝臣各有黨

與自廣東來者吏部侍郎洪天濯大理寺卿潘曾緯學道李琦三人皆李成棟親信兵

部尚書曹燧歙縣人辛未進士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司毛毓祥武進人丁丑進士為一黨

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三輔臣吏部尚書晏清吏部侍郎吳貞

毓給事中吳其靄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為一黨自各路來者

左副都御史劉湘客錢謙益薦舉禮部尚書吳懷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

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文選司郎

中施以徵光祿寺卿陸世廉太僕寺卿馬光禮部儀注司郎中徐世儀爲一
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郎中吳以進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太僕寺卿楊
邦翰職方郎中唐元楫以廣東人又爲一黨然行朝之權盡歸於李元胤元
胤本姓賈爲成棟義兒以守舍留肇慶朝士爭趨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虎
袁彭年爲虎頭丁時魁爲虎尾蒙正發爲虎脚劉湘客爲虎皮金堡爲虎牙
廣東一省大小官員非奉成棟咨不得擅除桂林平樂則瞿式耜爲政慶遠
柳州則焦璉爲政潯南思太則陳邦傳爲政而通政司上疏陳乞職官者猶
日以千計內閣票擬只有看議具奏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之地徒有空
名而已

永歷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傳
故潯悟叅將也冒功封富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恩侯成棟反正先疏入告進
爵至慶國公官其子陳曾禹至右副都御史駕過潯州邦傳挽留月餘求守

漳州如瞿閣部故事上不許許以居漳梧而致賄於誥勅中書張孟光使以守字易居字爲言者追改然邦傳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潛通降啟以故爲成棟所輕兵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指劾之邦傳疏辨皇上蒙塵兩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紛紛若是以臣爲無兵無將請卽遣金堡爲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所請監紀着卽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傳請卽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聲疾呼繳印於內閣上方燕語聞變震驚翻茶沾服急論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卽日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於邦傳也第金堡往日知臨清受官於李賊發其從來是所深忌耳 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 三月七日李成棟何騰蛟敗問至當金聲桓之反正南都震動乘流而下鮮不克矣乃爲聲桓謀者以寧庶人失策于一往使新建得刺其後故聲桓兵先贛州贛帥高進庫

謂之曰吾不動以待汝汝得南都則吾以贛下聲桓不聽急攻之久而各省
援師集於南昌李成棟方欲夾攻贛州聲桓之攻贛者首尾牽顧失利而退
高進庫以方勝之師還而拒成棟成棟退走信豐潰不可制成棟斷後策馬
渡河馬不勝甲而沈兵部尙書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于亂兵成棟死
而聲桓亦亡 何騰蛟開府於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列十三鎮多以降將
爲之時叛時服騰蛟仁愛有理而雄斷不足諸將跋扈不用命北兵至湘潭
不守遂見執害於大步橋下 贈騰蛟忠湘王李成棟寧夏王進李元胤車
騎將軍南陽伯 四月孫可望遣龔鼎永昌人癸未庶吉士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
名號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尙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皆
去獻忠僞號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奇能定北而奉黔國
公沐天波以討定諸彝可望年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以能次之
文秀奇能又次之然實彝無統屬已而奇能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

籠之以術既兼兩部浸浸欲自大當諸軍之從貴陽入滇也貴州不置一守有熊皮者以其軍入之報稱恢復黔省進爵貴國公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關幕府於遵義有王祥者爲委任應熊死而祥據遵義亦進爵至忠國公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爲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毋爲所愚然兩帥接壤時相構釁亦不能有所効力及滇使至朝議以爲不可不行封賞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者於是遣武康伯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執恭者紹興人私計滇兵強甚且欲自結於孫可望謂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詔封可望爲秦王可望亦知其僞具疏辭金堡蒙正發皆劾執恭罔上朝議大譁然不可但已改封荊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琦而可望終冀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後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之懾服軍威者進修貢獻已倣親王禮行事而沐天

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滇土畧定而北師下沅張光壁侯天錫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詣行在請出師陳義慷慨有爲上言曰不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上從之可望卽具疏謝恩 五月四日慈寧皇太后垂簾召何吾騶金堡爲之解釋先是正月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皇太后恐吾騶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左都御史袁彭年去彭年生母死不肯丁憂慈寧皇太后以祖制所無不許 七月楚降將李赤心等兵敗入廣初李賊部曲之降於何騰蛟也李過一名 賜名赤心封興國公高必正封鄭國公營名忠貞騰蛟死爲大學士堵胤錫所撫湖南北旣失赤心等由彬桂竟趨梧州欲入廣東胤錫力主其議李元胤曰我輩做韃子時公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皇上在此他來何爲胤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駿何吾騶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李元胤爲東援瞿式耜爲西援嚴起恒爲內援焦璉爲外援朝政

一手握定動輒白簡政府惴惴充位疏未上先傷票擬政府置底簿以待之任其改削二輔入直以來彈章盈篋至是告歸 九月嚴起恒獨相 是年封朱成功爲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歷年號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 北兵破南雄七日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九日上登舟十三日解維 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李元胤留守肇慶戶部尙書吳貞毓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左侍郎程源右侍郎萬翱禮部給事中李用楫戶科右給事中張孝起吏科給事中朱士鯤戶科給事中李日緯御史朱統鑄王命來陳光胤彭佺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以五顯廟權之掌衛事張鳴岡鞠之嚴起恒請對於水殿不得入復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側揚言曰金堡卽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達慈寧舟中蓋堡駁御史呂爾璵奉旨疏臣何人也爾璵

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志士獨爲快快顧肆言無忌也獄具堡與時魁各杖八十堡邊遠時魁附近各終身充軍湘客正發徒三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 上憂東事甚調鄴國公高必正赴援 五月十三日高必正與興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李元胤亦自肇慶來時嚴起恒已去三帥請手敕往平浪追還慈寧皇太后垂簾召三帥賜對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處之於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爲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免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冊書令臣安心辦事乎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等爲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却謗卿謀反元胤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傳言上不荅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於堡等之事皇太后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孫可望自賜璽書之

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軍悉曰行營設立護衛曰駕前官自稱曰孤曰不穀
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曰啟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
南劉其下稱之皆曰國主皮熊在黔畏其相逼遣官李之華通好請盟可望
致書責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鹵守則可以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
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兵出之途寧無救災卹鄰之念以爲假
道長發之舉若滇若黔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無非綢繆糧糗惟欲興行
在聲息相通何可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祇以一盟了局爲燕雀處堂之計
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避之苗寨黔中院司道官會請前軍都
督白文選入省可望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呈繳濫劄
武職加授總制叅遊文職加授監軍督餉部卿僉憲槩行裁革 王祥烏合
六七萬分爲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烏江河而大潰祥避死眞州遂下遵
義 九月北帥孔有德攻桂林諸將望風而遁城陷大學士瞿式耜兵部侍

耶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一月瞿式耜遺表至云本月五日開國公趙印選傳塘報至知嚴關已陷在城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綏寧伯蒲繆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俱遁城中一空酉刻督臣張同敞從江泗水過江至臣寓臣謂子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敞曰死則俱死耳卽於是夜明燈正襟而坐六月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與同敞危坐中堂不動忽數騎持弓矢突至執臣與同敞而去時大雨如注臣與同敞從泥淖中行至則孔有德已坐王府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曾出城業已移至別室臣等見有德不拜有德亦不强以溫言論臣等降臣與同敞曰吾二人已辦一死於爾兵未至前正以死於一室不若死於大廷耳明日被害當被執之時式耜欲入與妾訣同敞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 廣東亦先四日爲北帥尙可喜所破 十一日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傳叛上初過潯邦傳留之月餘欲挾以自重至是乃謀劫駕 十二日上舟衝雨而過不及發

百官鹵簿之舟在後者邦傳劫之文武墮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邦傳以上鹵簿僧陳營中 十六日上幸潯州戶部侍郎陳圭來迎十八日駐驛南寧

永歷五年辛卯正月乙酉朔上在南寧升殿受朝賀十日祀太廟詔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尙書文安之督師經略楚豫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二月孫可望遣滅鹵將軍賀九儀總兵朱養恩張明志張勝等入衛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張勝殺嚴起恒以吳貞毓爲大學士 三月三宮上田州二十五日賀九儀修理行宮爲上駐驛 四月朔祀大廟十二日慈寧皇太后馬氏崩於田州十四日訃聞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靈輿於慈寧宮喪禮以日易月五月十八日敕鴻臚寺頃以大行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喪憂戚之中不違視事今值服除當面與大臣商決政事兼行日講該寺卽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員名以

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上患足疾 七月朔祀太廟十五日中元遙祭祖陵
十八日葬孝正太后於兩江之宋村山二十五日陳邦傳引兵北入寇上欲
移驛羣臣以兩江黃茅瘴癘秋甚於夏宜俟霜降後允之賀九儀等出師柳
慶 九月梧州來賓遷江告急二十八日上登舟 十月初七日幸新寧
十一月李元胤等迎駕請幸防城不允 十二月北兵至遷江逼賓州五日
幸瀨灘七日南寧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禹甸死之上登陸
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相失將至鎮安會孫可望遣師討叛朝叛彝總
兵高文貴黑邦俊狄三品等相率扈蹕

永歷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皈朝十一日發皈朝十二日次
富川十三日次沙斗十四日次西洋江十五日次寶月關十六日至廣南孫
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
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彝氛道路無碍廣南雖

云內地界鄰交趾尙恐彝情巨測臣再四思維惟安隆所

隸貴州普安州滇黔粵三

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糧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爲宜上是之蓋

可望兩三年內既定滇中又復經營黔十至此已有成緒二十五日上發廣

南次童卜二十六日次晒利二十七日次鼎貴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

次那羊三十日次姪堂 二月癸卯朔次呼馬一日次扁牙三日次板屯四

日次板橋五日次峒沙六日至安隆所詔改安隆所爲安龍府九日遣太帝

寺少卿吳之俊賚璽書至滇 五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征鹵將

軍馮雙禮副之劉文秀入蜀討鹵將軍王復臣副之以楚地攻戰尤急故選

兵俱隸定國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師定南王孔有德赴火

死俘其子定訓及叛將陳邦傳其子陳師禹

可望戮邦傳等剝其皮其殺人剝皮者甚衆

初定國駐軍武岡馮雙禮駐寶慶沅靖屢捷沈曾敗遁大師可乘勝南下而虞

有德之躡其後於是令武岡諸營出新寧寶慶諸營出祁陽合趨全州分遣

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趨嚴關嚴關者
所由入桂林要道也馮雙禮率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
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合兵八萬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兵萬餘
南師迎戰斬其饒將李四北兵遂奔南師薄全州定國統右軍都督王之邦
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騎左營卜寧合兵十萬繼進
聞驛湖捷報傳令全州傅城者無急攻懼其奔逸并力於桂林也令未至而
全州已下定國軍過全州令急過毋入雙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勝郭有
名已至嚴關與大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砲傳警毋下關須大軍至始
戰薄暮聞砲諸軍疑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有德聞驛湖之敗遣衆
數萬馳救全州不意南師已營關上會日暮退去明日北師至關張勝等傳
砲大軍蓐食而前戰於關下北師銳甚象儼歸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奮勇前
進象亦突陣北師大崩斬戮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尸徧野追及於大榕江

有德急入桂林閉城而守大軍三日而至城下守陴者皆潰大軍援梯畢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母慮我不死乃囑一嫗攜其子出避曰苟得脫度爲沙彌母効乃父作賊一生下場乃有今日耳自縊妾亦縊有德遂放火自刎投火中 方捷書之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墀下馬而息僅續臥地不能起探其懷中捷書灌以湯藥久之乃甦於是大宴三日疏請封典始議犒師銀八萬兩已損之六萬已又損之四萬蓋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駕前軍可望稱駕前軍不發駕前軍固選鋒聞桂林之捷皆生妬心曰北兵本易殺我輩獨不得一當耳數日後定國上鹵獲惟孔有德金印金册人參數摺所報官庫財物估價僅盈萬遂有媒孽其市恩諸軍者往來使命不絕又多增飾喜怒其間册封之事行之稍緩而北師敬謹親王大入衡州兵號十萬定國計分其師遣前將軍張虎取辰州北人分兵往救定國身當衡州遇之河上始戰少

却北兵乘勝追奔南人奇兵間道以搗中堅遂蹶名王十一月二日則又傳是

日之戰斬敵如□□□手不暇耳駕前軍聞之益輕言北不足滅遂議明年

春秦王親出師云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郵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

於是重慶叙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斂軍以奔趨保保寧南

師迫躡其後惟恐失敵討鹵將軍王復臣曰不可我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

驕兵當死寇能無失乎諸軍多不然之至保寧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則師分

而弱不聽張光壁軍其西南光壁號張黑神軍容耀日然未經大敵三桂登

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值討鹵將

軍營討鹵爲潰兵所擾又間以水勢不復支北人乘勝奮擊復臣手斬數人

環之者益衆乃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引刀自剄北兵

皆驚嘆以爲烈士文秀徹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嘗見如此勅敵特

欠一着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至帝下詔曰不聽謀損大將劉撫南罪當誅

念有復城功罷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隘或調征楚所從者不過百餘人而已 是年李元胤往海南招集散亡至欽州爲土兵王勝堂所劫械送廣州不屈死投屍江中

永歷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 先是孫可望題請封李定國爲西寧郡王兼行軍都招討封馮雙禮爲興國侯聖旨所請封爵事宜俱依議行於是造設儀衛遣檢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光賈勅往賞軍萬金行有日矣而是時訛言繁興有傳李定國滋不悅者曰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偶語者曰秦王下長沙卽改年號受禪讓而以廢處劉文秀太衆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應嚴罰吾等如何苦捐身命又以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之奉令出使者多恣睢不法而言之者多獲禍從此內外文武咸怨軍心漸渙不樂爲可望用者衆矣楊畏知者陝人官楚雄道好言王霸之略故爲可望所重及朝行在於南寧上以孫氏故相之而可望反疑其二心於

已歸黔以後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狂以示不爲孫氏用又時時醉罵其駕前人可望欲脅之以令改命從軍法逆知必有諫者迨諫者入而駕前人已提其頭至矣可望恨曰楊公死我桓文事不成矣儀注者武爵隆殺體統可望欲以自大其故時等夸者多怨之曰天下尙未定奈何爲此 李定國出奔 是月孫可望出師慨然有經畧中原之志其封李定國者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親奉上勅書以光籠之而衆益交相論嘆以爲此真項羽之剗刻吝封賞也至有爲定國慮者曰此僞遊雲夢計耳定國因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咨險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旦絳誤輒遭廢棄於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者其不從者亦咨嗟太息不已 李定國又爲書以謝可望可望不意其奔也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

業已督師在道又信駕前言敵殊易殺欲親復行間立大功以服衆心謀知敵屯四路口遂欲襲擊破之令於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連縣行三日至四路口敵驚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睨陣亂還而搏戰南軍已不成列退保峒口可望亦念定國既去諸軍有乘是圖之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凡長沙所已復州縣給印諸軍官悉撤回楚事大變矣 八月始有言招還李定國者南寧鎮朱養恩言之尤切可望終忌定國乃與其下謀起劉文秀文秀聞之單騎入黔私見於可望言已無才不願圖富貴可望彊之疏請爲大招討仍密遣之還滇

永歷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改雲南省爲雲興辰州爲沅興府沅州爲黔興府詔以劉文秀爲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三月二十六日孫可望殺學士吳貞毓以下一十八人

內武臣一人
內侍二人

上以久不得出興貞

毓等謀私以手敕通李定國令之來時左右前後莫非可望耳目者馬吉

翔發其事窮治撰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人上亦震驚者累日聞人林日宣著安龍

紀事一卷序馬吉翔陷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之曲折甚悉惜其書已佚世少抄本附記于此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

旗纛畢執爵授文秀文秀言某伏願皇上洪福國主威畧諸將士智勇庶幾

一日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劣誠恐不勝 五月七日孫可望以單騎出按

沉靖諸營徧觀險隘勞郵軍吏十日而畢 七月擇吉出師由平越道屯於

天柱

永歷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

永歷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孫可望將謀劫駕出降李定國舉

兵敗之奉上駐蹕雲南改為滇都

永歷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議開緬甸為省以沅江土府為總

督不果

永歷十二年戊戌正月戊戌朔上在滇都遣使賁璽書由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營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徐孚遠隨使入覲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孚遠遂反廈門十月雲南屬府告急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時李定國出禦北師請上隨路避兵

永歷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野次四日駐蹕永昌 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官尙四百餘人兵士數千人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二十四日遙傳兵至百官急竄宮嬪被掠二十八日次蠻莫緬人不容兵器入關三十日發蠻莫 二月壬辰朔次河口水陸分行自上以外從舟者六百四十六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十八日上次井梗緬人止之不聽前進二十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鄔昌琦賫勅書往緬王發神宗勅書對校不同疑其爲僞及見沐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萬歷二十

二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當是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啞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爲緬人隔絕不相聞文選亦遂拔營而去 三月十七日自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啞哇對河離城五六里下營緬人疑其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村落通政司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五日上發井梗七日至啞哇城下次於對河八日駐蹕者梗距城五里草殿數十間編竹爲城宿衛百餘人各官自架竹木以居 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沐天波往緬人以八月十五日諸蠻來貢使黔國以臣禮見誇耀於諸蠻 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 十月戊子朔頒歷於緬

永歷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上日欲出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於上而在上左右者則又皆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九月定國迎駕於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曾到與否今與緬王

約何地交割上以答敕付緬人而定國候無久消息復拔營去是時士君子皆散亡所從惟闖元一二輩馬吉翔爲大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爲唇齒惟恐定國之至於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能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擲之吉翔國泰卽椎碎分給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賢奸利害書上覽一日國泰惡而碎之

永曆十五年辛丑正月辛酉朔上在緬甸 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民賚本至云不敢速進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爲上策數日後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已而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御史任國璽言上年請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而托言講貫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必能主出今日事勢如此乃卸肩於建

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不省

又傳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上并賜坐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亡不敢廢禮今日雖蒙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哀公何名在不能答 二十三

日緬酋弟奔猛白弒兄自立遣人求賀上不許 七月十九日緬人請吃呢

水誓也馬即盟吉祥李國泰挽百官同往緬人盡殺之松茲王某黔國公沐天波

綏寧伯蒲纓皇親王惟恭吏部尙書鄧士廉以下共四十二人緬人又發兵

數千圍行在上幾自縊被殺者甚衆吉王同妃縊死宮人命婦縊者不下百

人盡劫所有而去 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理草殿奉上居之曰此事非關吾

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衆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上召都督同知鄧

凱入宮謂之曰太后病矣水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

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作何狀 十

二月十三日緬人請上移蹕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同行二更渡河乃知其爲北人也 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蒙塵之後事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扈至某驛夜半聞上怒罵卽徂落之辰也

鈕琇記吳三桂縊之貴陽或曰同太子絞死雲南城錢曾詩箋辛丑之冬天兵逼緬緬人執帝獻於師挾至雲南省城外草莽驛吳三桂夜殺之兩宮世子皆不免時李定國尙駐安龍聞之大怒與白文選揀精騎一萬兩晝夜馳入緬甸屠畿緬人幾盡仰天大呼力竭自刎白文選亦死遺兵尙二十餘萬多入蠻洞中及散竄安南國三桂以功晉封平西親王卽永歷故宮名五華者攘爲王府今改作五華書院

史臣曰越閩之事方安國以累敗之餘鄭芝龍以鼉鼉魚鼈之衆而欲使新造之唐魯以力征經營天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帝當李成棟金聲桓之反正向非高進庫梗於贛州

陸世儀江右紀變稱楊與柯非高進庫也

則其勢必合則江左偏安

刊
行
之業成矣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戰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歷戊午以
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
呵壁而問天也

行朝錄卷三終

行朝錄卷四

餘姚黃宗羲編撰

順德鄧 實校錄

沙定洲之亂

沙定洲雲南蒙自土舍也源父崇禎間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名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右賈人萬某有女故倡也名聲嬖之遂娶焉生子祚遠已而名聲祚遠俱死歸於沙氏破數家最後乃妻定洲定洲之年與其子祚遠相若也定洲遂兼有蒙自阿迷二司以萬氏爲謀主日告訐諸土司以兵掠之滇中撫按與黔國公沐天波不能審其曲直兵勢旣盛遂輕國公以爲可取而代之乙酉與武定土司吾必奎吾安世約汝以武定叛黔國必調我兵合攻諸司莫敢難我者必奎如約黔國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洲以五千赴之至則必奎已擒定洲大失望會黔國家奴阮韻嘉徐中和有異志叅將張國用都司袁士宏亦怨黔國二憾密告定洲許爲內應當是時諸生于錫

朋饒希之用事于黔府恣爲不法大橫兵官李天植征武定回有二妹殊色錫朋奪之天波旣犒定洲軍疏題叅將十二月朔日食天波不受謁二日定洲入謝阮奴伏甲於內沙兵譟於外以誅于錫朋爲名縱火沐府天波持印踰垣出走母陳太夫人配焦夫人弟天澤天潤皆遇害定洲劫巡撫吳兆元具題言沐天波叛沙定洲起兵定之應以定洲代天波鎮守雲南兆元不可拘之別室奪其印以僞疏入告福京定洲遂行府事丙戌春發兵圍天波於楚雄天波走永昌以道臣楊畏知留守而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大懼截軍彌勒陳隔泥關四將軍以兵五萬突之沙兵大敗四將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也皆獻賊部曲張獻忠伏誅去僞號欲迎黔國以輔王室旣入曲靖值思文皇帝遣太監孫興祖調沙兵入衛四人謂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之是獎亂也不如討平沙逆迎還沐爵使之引兵東向興祖然之傳檄至雲南定洲殺故大學士王錫袞以宵遁丁亥四月十

八日城中人執阮韻嘉袁士宏檻送楚雄伏誅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
毫不犯定洲據省凡五百五十日五月李定國帥師向臨安庚申至壬戌拔
之改阿迷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雄永昌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六
月四將軍入迤西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坐之上坐以爲同獎王室
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於天波七月土司龍在田許名臣來降八月十八日
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木懿迎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
子忠顯至營曰但得守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劉文秀謂諸人曰沐世子
來猶沐國公來也請以國公禮禮世子世子歸以二十騎送之悉返所得沐
國世寶天波大喜過望二十騎中有兩人歷階而上顯忠視之愕然謂其父
曰此卽撫南劉將軍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同兩將軍還滇都車裂於錫朋
徐中和以謝國人文秀引兵討佻革竜佻革竜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最
險嗣名溪烏其外巢也大莊夷目黑老虎據之其戰也口啣雙刃手舞大刀

所向無前文秀圍之久不下定國益師往誅黑老虎十月四日嗣人多出降破之執萬氏定洲以歸磔之

史臣曰沙亂由於萬氏滇人疑其爲夏姬及獻俘懸墨奇醜莫不大笑嗟乎亡國者何必褒姒驪姬哉

附滇攷

普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爲馬者哨頭水鳥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旣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間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黠所部土兵亦強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奏嘗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衆會宗龍以內艱歸水西隨就撫明聲亦回得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逐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阿迷明聲使其下僞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聞狐死鬼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旣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賣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爲伉罪遂與洪範俱被逮士昌沒

千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致討總督朱燮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焉廣西郡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于臨安先誠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踰其境數里矣佯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急須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驛俟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馳數騎至阿迷明聲先已有人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出迎調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醞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爲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卽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

淫據其衆役使諸小彞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
琦等皆與之私既久覺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爲贅壻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
少年白晳更竊殺定海而贅定洲其子普服遠恥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
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衆併近彞地益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
忠陷蜀雲南震恐使叅將大贄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爲元謀土知
縣久絕不嗣矣至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賣陣後桀驁日甚大
贄貪墨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衆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
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勦六月官軍與土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
奎擒之永命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也俱以水烏之亂有戰功在田
列級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
塌于雙溝敗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穀城頗與密既而獻忠叛文燦
濫罪在田亦罷歸元謀之投與永命俱在行間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時必

奎已伏誅定洲猶留城外不肯歸會奸人饒希之余錫朋等逋騙天波金寶無以償以貿易往來各土司營中誇天沐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弘爲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沐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竇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見誘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當夜舉火自焚死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劫巡撫吳兆元爲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袞置貢院脇之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寧與祿永命等各引所部歸萬氏在阿迷聞變驚曰吾家當爲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焰赫然資用饒洽更喜過望夫婦坐八人輿持刺與撫按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時楚雄新爲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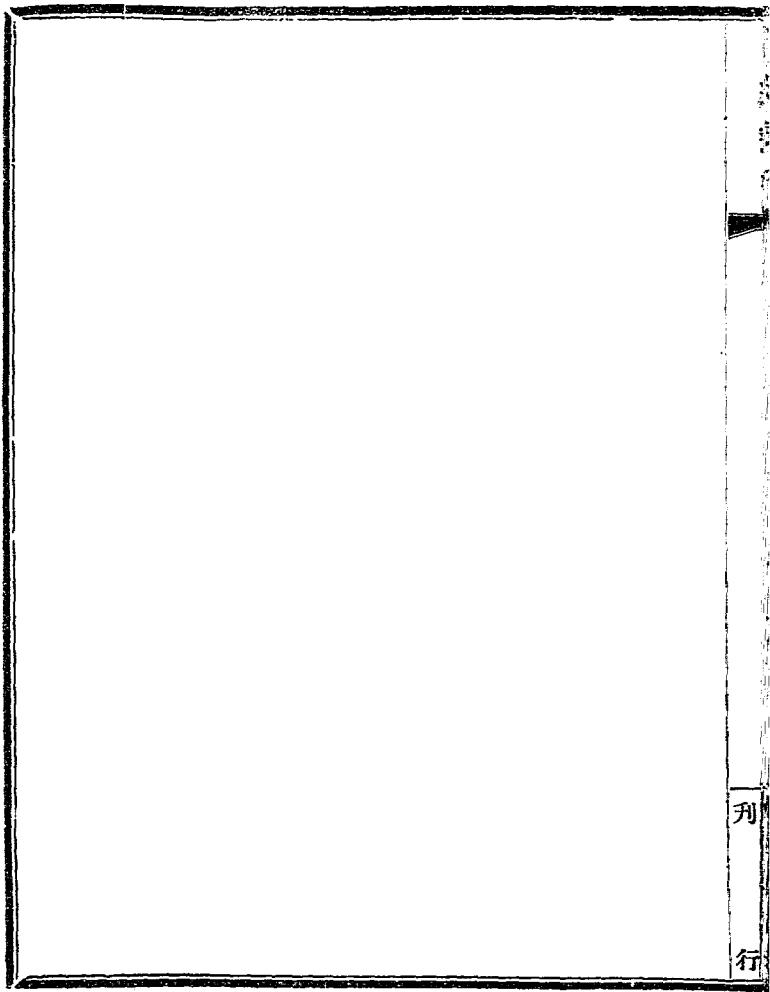
守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爲備賊卽西追恐楚塞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爲畏知所給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徼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隍陣檄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遙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徼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旣集屢攻不能一下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焰所指正罩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煙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去左幘耳因驚嘆以爲神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衆至夏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回攻寧州破之永命死至嶠峨土官王克猷走死於路龍在田在石屏懼與其黨許名臣竄大理定洲旣定迤東復引而西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屯之環城圪壕爲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

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被誅於西充其義男孫可望等率殘兵由遵義入黔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爲賊也三月可望等至滇定洲解楚雄之圍率衆禦於革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入省宜涼知縣方興佐率衆特羊酒迎可望賊喜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迎於郊巡按羅國瓚在曲靖被執不從帶至省自焚于署前通判朱壽琳以僉都御史奉差募兵于滇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可望等因盡據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旣而分遣李定國狗迤東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楊畏知禦于啓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爲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虜婦女可望皆許之卽折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諭沐

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標上杭人推官王運開夾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兵入麗江悉取其數代所蓄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會天波與鄉官龔彝等於北城門樓遂携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磔甚慘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爲定洲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砲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於城外白塲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迷蒙自取定洲聞晉寧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還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耿廷錄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見殺至晉寧圍之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十萬人先是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定國既至師程入舟遁去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臨安被獲婦女於路亦千餘人江川知縣周柔強不

迎定國率衆屯于撫仙湖中之孤山定國既至省使人出擊盡殲之蓋迤東屠戮之慘幾與蜀省同而迤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畏知不衰也然城亡與亡大節不奪如冷陽春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回省經營土木毀南城民居萬間作演武場城內置四王府磚石毀呈貢昆陽二城爲之而可望定國與艾奇能皆僭稱王在籍御吏任僕等又倡議尊可望爲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僕兼吏禮二部尙書鑄興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崛強每事相阻逆明年壬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于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屯兵革洱竜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爲犄角之勢私通交趾借其援以固諸蠻心一日偶

集於嘉賓營定國值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困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續遂械定洲等數百人回省剝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謝雪祖宗母弟妻子之讎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爲快焉



刑

行

賜姓始末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爲爨女原名鄭森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丰采掩映隆武皇帝卽位年纔二十一入朝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封忠孝伯初芝龍之爲盜也所居爲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舶爲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沒之遂召募無賴爲盜於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賞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爲妻凡爲日本贅婿者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爲富人甲於全閩第宅縱橫數里猶龍母生日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盜猶龍嘆賞復進一株製生犀黃金爲甲每出則百餘騎如一人莫辨其孰爲芝龍也時南安有苟愁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苟愁先亡劉香恃衆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于五虎門外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虎身甚望見香

乘大艦指揮兵士衆以輕舟趨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皇急莫敢縱兵香亦
勇格虎兵器墮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芝龍既併其衆遂益強盛江
右鄒維璉爲巡撫思欲衰之然無以爲計也宏光時封南安伯及勸進隆武
封平鹵侯晉平國公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即安平鎮樓船尙五百餘艘乃

爲洪承疇所誘決意欲降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意不可回單騎

北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

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彝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丙戌

十二月朔成功大會文武羣臣於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丁亥仍稱

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振五月于廈門即中左所設演武場

七月合定國公鄭鴻逵軍圍泉州之桃花山不克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會縵

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歷用文淵閣印印之戊子閏三月同安安溪

皆下以禮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事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還八月

同安破葉翼雲及鎮將邱集金裕皆死之知永歷皇帝駐蹕廣東之肇慶遣光祿卿陳士京入朝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爲延平王始稱永歷三年六月漳浦守將納欵庚寅成功南下辛卯二月泉州偵廈門單薄襲破之曾纓自縊諸紳咸避於梧待成功自南反泉州襲者始退十二月攻漳浦知縣某出降壬辰正月海澄守將赫文興舉城降圍長泰縣北督陳錦來援敗之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七月七日陳錦爲其內豎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來降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帝在彼爲僧繼而勅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九月北帥金礪援漳島兵失利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思文帝今離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出驗視卒不可得五月金帥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六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剌尙文反正以定海李孟巖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勦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山

雍髮不受潮州復陷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粵東十二月朔復漳州府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岩不下泉屬七縣降者六乙未二月破仙遊攻凡半月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者黃梧降級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縉紳觀之六月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征破揭陽海澄普寧三縣命峻揭陽城毀澄普十一月舟山巴臣興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抵城下十六日北帥再遣使議和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歷十年大統歷以前年有戎事故也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於舟山二月降將馬信馮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謁成功五月十日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閏五月改廈門爲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墜城出七月五日以忠勇候陳某留守思明州成功率師北伐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十三日戰于南臺奪槁又明日戰于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于教場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叅將張禮八

月四日復連江二十六日舟山陷總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死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災戊戌正月行在以璽書通問二月使徐孚遠覲行在泛海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得過遂返廈門廈門破孚遠遁跡爲北帥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櫬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爲監軍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卽放於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了不畏避軍士競逐之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擊撞義陽王某溺焉於是反旆已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師從爲前驅入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師出禦滿漢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泝長江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城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七日煌言至

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涇縣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無爲廣德和陽凡得府四州縣二十四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待時爲降計其時有大帥單騎東逃飯於村店店中惟一老嫗大帥違遽問曰今代何如老嫗不知其爲大帥也合掌向天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議降未定而諜知島師疎放樵蘇四出諸營壘爲空士卒釋冰而嬉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竄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鬪志島師大敗總兵甘輝等死之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兵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彝船一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君家之故土也有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饑上下無策文燦向芝龍謀

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爲文爍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爲田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於中上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爲紅彝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疊成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煨之化爲石灰融結一塊而其門戶爲澎湖澎湖水漲地勢底下海舶至此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舶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彝不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大砲攻城城堅不受砲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於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源三日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彝乞降遂以大舶遷國成功王其地四年卒子錦一作經嗣甲寅三月福藩耿精忠反稱裕民元年招朱錦兵爲助錦引舶入據漳泉不受耿氏節制與耿氏戰互相勝負戊午精忠降錦猶稱永歷二十八年錦於庚申仍歸臺灣癸亥錦卒子克瓖

嗣立年十二歲不能統領其衆兵潰降於清得授世爵云

史臣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爲立國之計張司馬作詩誚之詩在附錄元箸先生

事略中 卽有賢鄭氏者亦不過躋之田橫徐市之間某以爲不然自緬甸蒙塵

以後中原之統絕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

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

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爲例鄭氏不

可謂徒然獨怪吾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伸大義於天下愚聞海

外尙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

行朝錄卷四終

行朝錄卷五

餘姚黃宗羲編撰

順德鄧 實校錄

江右紀變

太倉陸世儀道咸述

金聲桓者關東人左良玉之總兵也乙酉春寧南臥疾其子夢庚舉兵內向以清君側爲名破九江屠之寧南憤死四月粹遇清師夢庚以兵降聲桓與焉已而英王以夢庚北去用聲桓爲總兵江西王體忠副之體忠者闖賊帥也河南人年少美姿容善騎射闖賊愛之與以兵所向無敵至闖賊戰敗於潼關師盡潰體忠降因以爲副聲桓見體忠而喜盟爲兄弟因以兵徇江西時江西自省城而外多堅守不下鄉紳之倡義協力者亦所在團結楊廷麟萬元吉守吉安扼西路傅鼎銓揭重熙守建昌扼東路尤稱嚴辦金王一皆敗之殺益王至八月薤髮令下聲桓率兵士皆薤髮時體忠方狗旁邑歸馬上裹涼幘簪金珀簪顧盼自矜聞薤髮令下甚愠有不奉法意時聲桓

與體忠坐南北察院開便門往來相去不數武聲桓乃邀體忠議事體忠以二十騎往與聲桓議不合聲桓伏兵殺之裂其屍爲五二十騎遂入格鬪殺數人二十騎亦死體忠之兵通營皆譟兩營鬪於南昌城中砲箭所及傷民居無算又縱火焚民居數千餘家先是體忠徇吉安獲七象遂以象兵助戰象兵所至人馬皆辟易而是日七象遇金兵輒伏地頓鼻不敢動王兵氣奪且失主帥遂開門散聲桓以王兵驍勁敢戰恐爲後患命有能招體忠兵者以其職與之體忠軍中有小帥王德仁其髮種種號王雜毛素驍勇遂以其兵歸聲桓納之啟爲副將與俱鎮江西時新建有諸生殷國禎者氣節士也不從薙髮令乃以帶繫髮髻覆腦後南走閩中上書隆武帝乞勅書劄印日夜馳四方所連結山澤忠義之士凡數十百人與德仁部下王禹門契厚日夜說禹門反正禹門復說德仁德仁亦心動而未果會遼人章于天撫江西性貪鄙金王兩帥入謁拒不見納金而後見之兩帥頗不安五年丁亥按

臣董來尤貪鄙無狀金王往謁門者入啟董呵曰彼割委總兵耳吾自朝廷來未聞有彼姓名奈何入謁金王恐遂益納金而德仁所部曾殺益王得金寶無算董故知之尤謾罵德仁德仁納黃金千兩董猶不饜具疏聞於朝擬斥之撫臣微洩其言於聲桓聲桓被酒語德仁曰汝禍將至矣盍避諸德仁請故聲桓不言德仁固請聲桓爲道其實德仁大驚急還營選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獲其承差殺之以疏歸德仁遂決意反正爲酒召聲桓至德仁語之故聲桓猶豫德仁遂令軍中曰凡與我同心反正者去其髮辮軍中皆盡去須臾辮積如山聲桓不得已與德仁議曰若果爾將安歸德仁遂召禹門謀南向時閩中隆武已敗散帝於廣者永歷也禹門率國楨上聲桓平南大將軍豫國公印德仁建武侯印皆黃金方廣五寸聲桓意遂決亦命衆去髮辮執按臣殺之囚撫臣凡滿人之在城者殺無赦舉義旗稱永歷二年旬日之間合郡響應時戊子正月二十八日也聲桓糾其衆凡八十餘萬人以舊

紳姜曰廣爲閣部共謀所向時警報至江寧守臣皆震恐失色江南北人心岌岌搖動或謂今日之事宜乘不備地方守禦義師可辦將軍當自簡合郡精銳以全力直下金陵則金陵必破卽未必破而大江南北必有起而肆應則事機可集矣聲桓不聽謂贛州爲兩廣咽喉兩廣不通終無根本昔年王守仁擒宸濠可鑒乃使人南攻贛時守南贛者乃高傑兄子萬進庫舊部楊與柯也見聲桓舉事皆稱公侯謂宜有封爵相及卒得檄文乃大怒謂吾輩舉大事寧不值一片紙乃欲降鹵相待我與若輩皆同伍今汝懸斗大黃金印我降將爲汝麾下士耶焚其書固守不應聲桓大怒將攻之或又謂聲桓此二將欲邀爵賞也宜急予勿吝聲桓謂始事不可以示怯卽命德仁率兵十萬往攻之時德仁所部士多銀鎧以金飾額狀若天神馬肥卒強道旁觀者莫不歎美以爲中興可立俟德仁既去而聲桓在南昌或又謂宜出兵畧地聲桓不許唯日料簡鄉壯時鄉壯皆民間無賴子弟聞義旗起皆相率圍

聚以圖富貴鄉村坊落凡有富者輒借索餉恣啖酒食及聲桓下令料簡俱
集城中一時軍令嚴迫莫敢擅取民物而所招集之人初無餘貲聲桓又不
發餉數日之間漸見飢疲有散去者而曰廣諸人素不習兵事聲桓亦無遠
略識者已知其不能有成矣而德仁攻南贛不克聲桓懼遂自率兵攻之南
昌留其大廳宋奎光居守初金王之殺滿人也有騎而脫者不十數日至北
都遂疾發兵使譚固山名泰者督之凡三千皆鐵騎風馳至江右屯七里舖
去南昌七里而向來欲動之人心皆持疑不發大廳宋亦能軍與北來兵兩
戰皆小捷殺北兵數十人聲桓有兄金大欲獻城大廳宋覺之執訴於聲桓
之母斬而懸其頭於城人心稍定已而聲桓自贛歸欲入城大廳宋謂之曰
吾殺爾兄吾未知爾心爾果能爲明者爾當與清戰戰捷之後可相見也
聲桓遂與清戰亦殺數十人遂開門而入聲桓自此無鬪志矣未幾德仁亦
自贛歸併力固守時城中兵號四十萬精甲尙數萬譚固山聞之亦爲嚙指

或謂金王宜悉衆出攻背城借一而所部兵俱富無鬪志惟日居城中搜括金帛子女犒宴爲樂金王之子弟親戚皆爲顯官稱將軍侯伯不一城外兵漸集攻具益備金王不得已乃商出戰而兩營莫肯先乃議同日出金營步兵居前爲火攻營劉一鵬兵皆持筦背負火箭後行持火繩出戰次第皆然若敵騎來突則筦如林立莫可犯亦勁卒也繼之爲王營馬兵而聲桓德仁則率諸營爲後勁至清兵所屯營二里許聞營中寂無聲王兵易之分劉帥步兵居兩旁而馬兵竟撲其營則空營也急抽兵欲歸而城中發兵繼出兵多不能速出又爲歸騎所衝壅塞不成行列北以精騎伏道旁民舍中乘其亂猝擊之五騎爲一攢四面橫突矢發如雨遂大潰金王兵出不意不能成列砲矢皆不能發鎗皆豎擊束手莫展死者十餘萬人是役也以城中議戰累日不決聲聞於外故清得爲備云而清亦慮城中兵勁乃倣李克用擒存孝法築長圍攻之陸路爲長濠二道皆驅民起土卽累土爲城晝夜

圍守其臨章江處驅民拆屋伐木爲撒星樁以鎖江流亦三道上蓋木板藉以泥草人馬通行城中坐視莫敢出矣惟日望四方之救令曰廣作書與其門生故吏時聲桓所部將散守各郡者尙有七副總而各山忠義之七亦所在屯集皆觀望莫肯救間有送糧至者皆爲清兵擊却城上惟日望見塵起火箭交射砲聲四擊少頃寂然則兵散而歸矣有郭天才者亦金副將所部兵皆長鎗敢戰獨率衆至南昌城下數與清兵相持凡數十戰撓其長圍邀之入城以無後援且城內莫有應者終敗沒長圍遂合自五月至七月中飢窘斗米數十金相顧無策有遊僧摩訶般若者自言有神術不用甲兵惟選十四五歲童子手持長香念波羅蜜賊不戰而自退金王與曰廣俱信之稱爲國師未幾出兵不戰而走殺童子無數城幾破德仁又惑武都司之女疏於兵事有孝廉某者國變卽削髮爲僧人皆稱其有王霸之畧時亦在城中金王乃奉爲謀主羅拜求策孝廉曰今日之策當於死中求活耳而

諸將卒皆以金帛妻子故莫肯戰誠能下令俾諸將卒皆焚金帛殺妻子併力出鬪猶或有生路不然吾不能爲若謀也金王皆諾之令出諸將卒皆怒欲殺孝廉孝廉遁去而城中之圍益急城中飢甚大率自十月後皆殺人爲食矣呼人爲雞有孤行者輒攫烹食棄骸於道顛骨皆無完者食腦故也有獻策者謂宜遣饑民出降使就食可通外間聲援而清師獲饑民皆殺之獲兵皆不殺使周呼於城曰生路絕矣汝曹皆有父母妻子何苦同盡盡出降譚固山待我以不死也兵益懈發火器者皆不用鉛彈清兵因急攻之凡兩晝夜砲聲不絕內復有應者清兵遂堞而登聲桓赴水死德仁曰廣皆被殺殷國楨受永歷劄爲兵部職方郎聯絡各山以金王被圍乞師於寧州副將鄧東陽東陽亦金部將也誘而執之見譚固山不屈死南昌遂陷時己丑正月十八日也自始事至此凡一載南昌合郡之民死者數百萬初聲桓之殺王體忠也江右歷郡義師所在屯守海內之衆不便於薙髮者如鼎斯

沸聲桓不乘此時反正而顧與德仁宣力効忠誅鋤忠義至五年之後大勢略定乃以小忿猝起圖功又不能奮臂疾呼作大江南北之氣而退爭庾嶺以示弱天下首鼠不出坐困孤城爲淮南三叛之續悲夫

傅鼎銓撫州臨川人庚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乙酉清兵至江西與同邑丁丑進士揭重熙共起義師守建昌一路與楊廷麟萬元吉爲犄角金王攻克之鼎銓走入廣信山中不能獲鼎銓故學佛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也山中有佛寺是日舉浴佛會鼎銓與焉清謀知之遣騎入山獲其部下士遂縱跡得之傳作詩曰浴佛傳名日孤臣殉節時棘荆霸彩鳳□□獲靈麒麟頸玉寧碎剖心山不移爭留巾履在昭取漢威儀撫按諸臣俱勸之降鼎銓笑不答在獄幾闋月中服如故朝夕賦詩不輟或欲爲薙髮鼎銓曰待留此與頭俱去疏上得處決旨衆皆爲涕泣鼎銓揚揚如平常聞吹角聲起曰可以行矣語左右曰我不畏死不可縛衆不敢縛乃徐行至順化門幾數里道旁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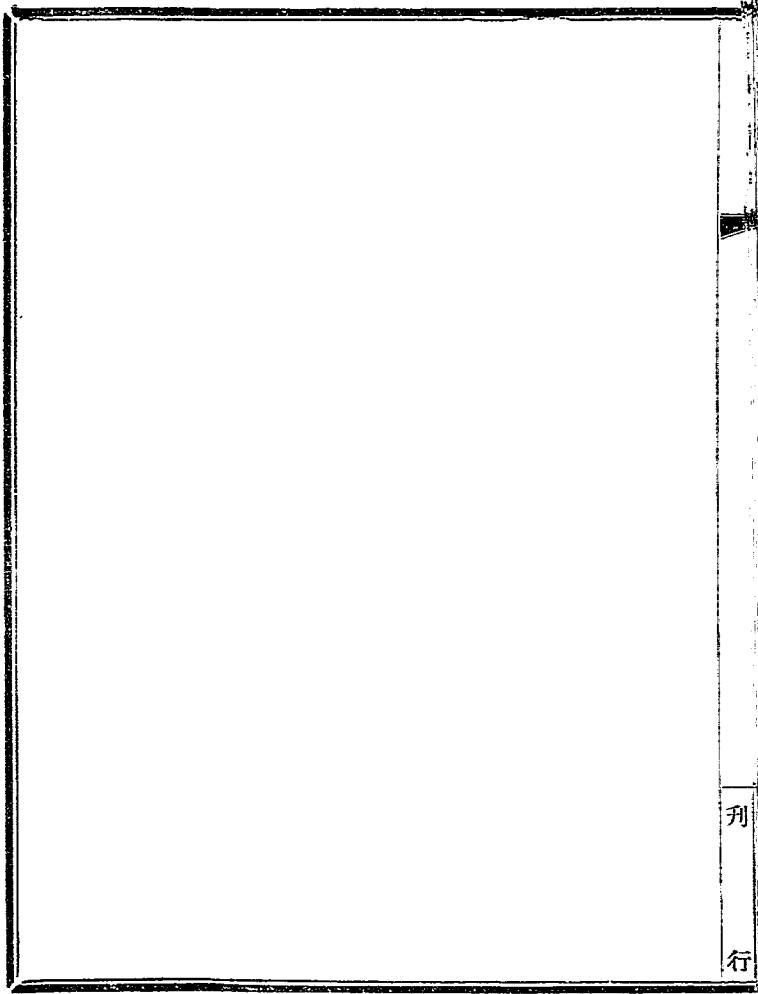
者如堵莫不泣下鼎銓不爲動臨城橋南向再拜行刑者請跪鼎銓叱曰自被獲以來爲誰屈膝者今日欲我跪耶行刑者因請坐鼎銓徐諾坐橋上手整領衣伸頸待刃行刑者俱手顫墮淚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乙丑進士初任歸德府推官行取入京後督師楊嗣昌薦舉軍前贊畫弘光時擢兵科乙酉清兵至弘光出亡元吉書西江月數首於南京四牌坊上卽南還與楊廷麟同起義師於吉安退守贛州金王攻克與廷麟俱不屈死西江月猶記其二其詞云可惜青山綠水委同白草黃沙羣奸誤國死猶賒有恨杜鵑難化蹈海魯連避世歸湖范蠡辭家從今改作別生涯一艇鄱陽東汊又曰壯志寧甘左袵同仇莫賦無衣羊裘獨是上漁磯敢曰昨非今是適意魚蝦可友忘機荇藻俱肥浮家無可去來歸濛濛兼葭秋水

金王以數十萬衆據有南昌苟於此時自簡精卒奪南康九江疾趨金陵天

下向背正未可知乃計不出此而以全師悉指贛州城堅池深猝不易拔使清兵得從容赴救至兵臨城下又不能背城一戰舉數十萬之衆束甲歿戈坐以待斃是豈得爲知兵者哉

宋之亡也文陸諸公復立二王以紹既絕之統然不旋踵而殞斃此以知天命不祚非人力所能挽回也迨乎明季北京陷而南都南都陷而浙而閩而粵而滇綿延一綫一十八年之間更立三君其流離瓊尾之况令有天下者見之可以惕然懼而忠臣義士捐軀殉節百折不回者亦足以激發後人忠義之心則此書不爲無裨矣善乎信國之言曰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諸君子鞠躬盡瘁於隆武永歷者胥此志也至於成敗利鈍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壬戌孟秋之月研北居士跋



刊

行

張元箸先生事畧

張元箸先生

即煌言寧波舉人

先從魯監國監國敗率殘兵數百飄蕩海上延平招

之入島表爲兵部尙書俱至金陵王謂煌言蕪湖上游門戶偷留都不且夕

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先生不可七月初七日煌言率師至蕪湖

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未幾延平敗走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

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走天台以入海仍與延平同定臺灣見延平甘

王扶餘不復與太原公子角遂爲詩刺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圍

師原將略墨守亦爨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藜床皂帽亦徒然曰寄語避秦

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延平一笑而已未幾延平薨會東寧有難不能出

海年餘鄭經定位益庸劣無比不足與謀乃散其部曲拂衣竟去浮海涉江

竄至杭州西湖上覓山僻小庵隱焉瞻望邊藩猶有所冀爲杭守臣覘得與

健僕楊貫玉愛將羅自牧同被執

兩人皆萬人敵

就逮之日先生烏巾葛衣不言不

食越數日唯啜水而已臨刑二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江上
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大好山色因素筆視賦絕命詞三首付行刑者端坐受
刃自牧貫玉同斬笑一振臂綁索俱斷立受刃屍不仆刑者惟跪拜而已正
甲辰年中秋日也故東庄聞而誄之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為邏卒所焚其
絕命詞曰

義職縱橫二十年豈知閨位在于闕桐江空繫嚴光釣笠澤難回范蠡船生
比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 國

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
赤手分三席真不愧
三賢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

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栢此去清風笑蕨薇
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行朝錄卷五終

行朝錄卷六

餘姚黃宗羲編撰

順德鄧 實校錄

附鄭成功傳

鄭成功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初名森字大木父芝龍字飛黃小字一官其
 大父紹祖為泉州太守葉繼善更時芝龍方十歲嘗戲投石子誤中太守額
 太守禽治之見其容止笑而釋焉居無何落魄去之日本娶倭婦生成功是
 夜倭島萬火齊明芝龍心異之數歲芝龍與弟芝虎亡之顏思齊黨中為盜
 思齊海澄人居臺灣一時羣盜陳良紀楊六楊七劉香等皆出其門良紀亦
 澄人最桀驁芝龍委身事焉臺有居人自芝龍等始思齊死衆無所立乃奉
 盤鍬割牲而盟以劍挿米各當劍拜拜而劍躍動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再
 拜果躍出地衆乃俱伏推為魁

或傳芝龍與陳良紀陳勳等十人各乘一舟
 亡之臺灣為盜風引柁帶攪而為一各駭然
 曰此殆天以我十人不相統攝欲立一中軍耶乃共申約鼓之三通而開者
 立之至芝龍而開其言芝龍以起事者或異然要之生而盜賊亦有天焉

陸梁海上官軍莫能捕然大權猶歸袁紀芝龍仍陽奉之朝議招撫以葉善繼有德芝龍必感激為書招之芝龍歸命及降善繼坐戟門時陞兵道令芝龍兄

弟泥首芝龍不敢違匍伏而一軍皆譁竟叛去復據海島劫截商民往來閩

廣之間天啓六年泊於漳浦之白鎮巡撫朱一憑遣都司洪先春擊之鏖戰

自晨及映未有勝負會海潮夜生先春漂泊失道芝龍陰度前山遠先春後

先春腹背受敵身被數刃芝龍故有求撫意微達於官軍乃佚先春又自白

鎮趣中左所督師俞咨臬與戰敗又佚之中左人開城納之泉守王猷遣人

招諭崇禎元年九月芝龍殺衷紀於島上忌劉香發其父塚刃挫而糞瀝之

率所部降於督師熊文燦三年以平廣盜征生黎焚荷蘭時豫章鄒維璉撫閩荷蘭犯島璉拜

芝龍為將芝龍募龍溪人郭住功率十餘人夜泗荷蘭船尾潛入焚之獲荷蘭五十餘人除船悉遁收劉香功遷都督於是成

功在倭已七歲矣芝龍屢請之不能得乃遣人齎金幣往圖畫芝龍為大帥

秉鉞橫絕海表軍容烜赫之狀倭亦頗憚受賂而歸之成功風儀整秀椒儻

有大志每東向而望其母輒掩涕大爲季父芝豹所窘叔父鴻逵獨偉視焉
讀書穎敏不治章句先輩王觀光一見謂其父曰是兒英物非若所及也十
五補邑諸生試高等食二十人餼金陵有術士視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
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蓋知明歷之餘分東南之亂未已也我 章皇帝
定鼎之元年福藩僭立江左改元宏光封芝龍南安伯鴻逵靖虜伯其明年
鴻逵與黃道周迎唐王卽位福州僭改元隆武晉芝龍平虜侯鴻逵定虜侯
俱加太師芝豹澄濟伯芝虎最驍健以逐劉香歿於海以故不及封 芝虎勇
悍敢深
入聲如乳虎與劉香遇于南灣隱于帆末風轉及香
船大呼飛下擊殺幾盡香抱銅礮赴海死芝虎亦死 芝龍幼習海羣盜皆故
盟或門下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船例入三千金歲入千
萬計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鎮驢舳直通臥內所部兵自給餉不廩於
官鑿鑿剽銳徒卒競勸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以故鄭氏貴震
於七閩旣而成功陞見隆武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

無相忘也賜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尙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
外稱國姓云是年日本送歸其母芝龍以擁立非本意日與文臣忤又度
天朝神武必不能偏安一隅密有歸欵意時招撫江南者內院洪承疇招撫
福建者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通聲問一日成功見隆武愁坐
悲來填膺跪奏曰陛下鬱鬱不樂得母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無
反顧臣以死悍陛下矣及兩浙敗關門不戒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厭人望
乃分兵爲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以鴻逵爲元帥出浙東永勝伯鄭彩副元
帥出江右隆武倣淮陰故事築壇郊送之既至關疏稱餉缺駐不發詔書切
責不得已踰關行四五里而還三年六月封成功忠孝伯八月隆武親征駐
建寧欲往江右就贛督楊廷麟萬元吉楚督何騰蛟等猶豫未決芝龍疏請
航海拜疏卽行武毅伯施福撤關兵歸隆武駕陷汀州帝與會后駢斬汀州城下成功南
潰方官軍之未至泉也芝豹閉城門大索薦紳富民餉不應立梟之訪親家

母於庭抵暮得數萬金俄而貝勒王及固山兵至乃潰成功母不去死之成功大號慟不自勝芝龍退保安平軍容甚盛旌旗搖海以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又自以先撤關兵無一矢加遺於

天朝爲忠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以自効閩粵總制可得猶然南面王也泉紳郭必昌與芝龍厚貝勒王令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清恐以立主爲罪爾會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王乃退固山離安平三十里而軍以書招之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士之一時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所冀將軍來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則召成功計事成功泣諫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朝何信之有芝龍曰喪亂之天一彼一此誰能常之若幼惡識人事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文告艷投之勳猶持持貝勒

王書招搖市官者就議價至福州見貝勒王握手甚歡折箭爲誓命酒飲三日夜貝勒王知成功黠俟以俱行既而不至芝龍嘆曰成功去清朝其敝乎使君憂者必此子也夜半忽拔碧挾芝龍以北成功雖遇主列爵實未嘗一日典兵柄意氣狀貌猶書生也既力諫不從又痛母死非命乃悲歌慷慨謀起師携所着儒巾藍衫赴文廟哭焚之四拜先師仰天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惟先師昭鑒之高揖而去襦旗胤族聲淚俱并與所善陳輝張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等盟揮願從者九十餘人乘二巨艦斷纜行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文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其明年遙聞永明王卽位肇慶改元永歷成功則奉朔提師歸自南澳舊衆稍集年二十四時廈門浯州爲鄭彩及弟定遠侯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與廈門隔帶水廈門者中左所也所謂浯州者金門也隸同安爲兩島七月會永勝弟兄入寇海澄不克而還八月與鴻逵合攻泉州敗提督趙國佐數百騎

於桃花山追至城下國佐授甲登陣其明日我副將王進自漳赴援圍解成
功回島鴻達國舟泉港自冬徂春郡邑戒嚴五年永歷在桂林三月成功寇
同安同之九都民好鬪偕守將拒於店頭山成功斬數騎兵民奔潰至同安
守將王彪折光秋知縣張効齡棄城遁成功入據之以葉翼雲爲同安縣復
寇泉州七月我修國器陳錦李率泰三帥援至鴻達入潮成功入島以丘縉
林壯猷守同安官軍日夜攻破之殺縉壯猷翼雲及教諭陳鼎鼎永華父
其城六年永歷在肇慶成功募兵於銅山三月以施琅楊才黃廷柯宸樞康
明張英等寇漳浦守將王起鳳降授鐵騎鎮尋改正兵鎮教以學射教以騎
馬割馬耳者同首功殺馬如屠自起鳳始尋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令黃
廷守盤陀嶺官軍攻盤陀宸樞死之七月永歷遣使至島封成功爲延平公
七年潮人黃海如陳斌道成功入潮是年全粵俱奉永歷守潮者永歷鎮帥
新泰侯郝尙久也成仁錄曰尙久本李成棟部將永歷中封新泰侯
守潮州順治七年投誠仍守潮州十年平南王尙

可喜以劉伯祿代之尙久拒命復歸永愿求助于成功成功兵
至又拒不納靖南王耿繼茂與哈哈木攻下之尙久投井死 自

鴻達據潮之揭陽鄭郝兩家雖同奉朔各相疑忌既而尙久投誠成功入南

洋剿賊許隆楊廣遂渡達濠剿賊張禮鴻達邀入揭陽剿賊陳敬李峯殺我

潮鎮騎兵數百至碣石衛為賊蘇利所敗成仁錄曰蘇利海豐人永愿

東順治七年功懼為所并借我天朝以左都督陷之利不剃髮外受羈以壤接成

我防將連下濱海數六年寇潮州城守不下遣甘輝殺賊黃亮采於峽山

縣康熙二年討平之敗粵東邵提督於潮陽時兩島為彩聯所據其將章雲飛恣肆不道成功密

與諸部計曰兩島吾家臥榻之側豈容人鼾睡乃嚴部勒自揭陽揚帆中秋

抵廈門聯方醉臥萬石岩岩踞城東數里鑿石成洞奇險可居聯所結構也

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成功交拜極歡成功笑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

聯未對諸執銳者前矣唯唯惟命於是麾軍過聯船諸將皆躡伏莫敢動成

功遂并聯軍斬章雲飛威凌日憺海上軍皆屬焉可四萬餘人未幾邀聯游

萬石岩微諭以刺之隱其屍陽爲遁去成功之將至也聲名籍甚彩議全軍
出避聯不從復不設備故及彩率所部漁獵海南數載不歸成功慰復之卒
于家十一月永歷在南寧十二月

天兵徇廣州永歷鎮帥江寧伯杜永和奔瓊州成功謀往接之八年正月率
衆而南二月舟次平海衛鴻逵棄揭陽回島閩撫張學聖按泉調莆郡侯馬
得功取廈門鴻逵未至鄭芝莞無守備得功先遣數十騎渡五通登岸兵民

望見皆潰遂入島隆武閣部峽江曾纓死之

辰纓字二雲峽江人萬曆丙

崇禎中起用歷官工待隆武擁立以東閣大學士召入閩又與芝龍
不合既從成功浮沉海上官軍入島家人請遜纓曰吾今日猶得正
命清波也于是月晦自經死門人陳泰爲經紀其喪嗟夫甲申之後
事之傳疑者多矣若纓之亡命海表引義慷慨毫無纖翳謂非昭回
日月者乎或謂纓思文上相既無所建白入閩又一籌莫展然值馬
阮之奸又遇芝龍之二心力枉拋無可奈何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
有典刑櫻死鄭不數日鴻逵至攻圍馬得功欲退阨于渡謂鴻逵曰
氏與刑替矣鄭不數日鴻逵至攻圍馬得功欲退阨于渡謂鴻逵曰
公等家口俱在安平脫得功不出恐不利公家鴻逵患之且不虞成功之迅

至也逸之四月成功至自平海得功去兩日矣成功大悔恨按失律罪殺芝
堯芝堯成功從叔也諸將悚慄兵勢復振凡六七萬人鴻達遁泊白沙築寨

以居左先鋒施琅

施世綸

父得罪逃歸

天朝琅之事成功也年最少風宇魁梧號知兵自樓櫓旗幟伍陣相離之法
皆琅啟之然頗恃才而倨有標兵得罪逃于成功琅禽治之馳令勿殺琅已
斬之成功怒捕琅逮其家殺琅父及弟顯顯時爲援勦左鎮琅夜逸願四塞
環海無敢問渡匿荒谷中飢且死適田兵鋤園老矣望見五花豹隱臥大驚
怖頃之僂然施琅也琅亦驚定且告之故佃兵聞其勇也慰撫之以簞食魚
羹餉之然已憊甚肌革慘慄時成功購琅急曰此子不來必貽吾患令國中
舍匿者族食畢乃謀之所部蘇次將茂夜同叩次將門門啟佃兵乃去茂則
大驚失色曰大哥安得留此旣已無可奈何居二日跡至蘇家乃伏琅臥內
令其妻隅坐以衣覆之又二日假以一舟一劍一豎子夜渡五通入安平依

鴻達厥明茂席藁請罪軍門成功赦而封之以琅職久之琅歸天朝授水師
提督駐海澄五月成功寇南溪敗漳鎮王邦俊十一月與提督楊名高戰于
小營嶺名高大敗十二月寇漳浦守將楊世德陳堯策降九年正月寇海澄
潮驟漲達城垣城守郝文與降授友都督二月寇長泰我副將王進與中軍
提督甘輝遇于北溪進大名人號老虎輝海澄人足斃此兩人俱雄健聞于
軍久念一決雌雄乃奮擣傳矢以兩馬相當輝堪進則隱之進穀輝亦落之
自辰至午縱橫跌宕觀者竦踊以爲神亭之技迨兩家兵至乃解進八長泰
輝日夜攻弗克我總督陳錦援至戰于江東橋北錦潰奔泉州復攻長泰城
陷進獨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郡城漳屬俱下五月我金衢總兵馬逢知
來援戰少利突入郡城成功圍之弗下防鎮門山以水灌之堤壞弗浸城中
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聞之故老言城中人既無所得食
又遭派塚索餉之慘夜敲瘦骨如
聽死聲第宅萬戶門巷洞開落落如遊墟墓殘鼠飢鳥白晝踰踞几
上解圍百姓存者僅一二百人此一二下人其所死者非父兄卽子

弟指溝中白骨歷歷數其姓名告人然氣息僅續言雖悲不能下
一淚又言九月間有士人素慷慨率妻子閉戶一慟而絕鄰舍兒
竊煮食之見腸中粟粟皆故紙字畫隱然可辨鄰舍兒亦廢箸而
絕先輩周亮工嘗爲清漳城上詩以紀其事酸悽悽痛戚戚不忍
讀竟七月陳錦軍于鳳山尾其奴庫成棟刺其首降成功嘆曰僕隸之

人而皆戕其主是天下無刑也賞其功厚給其家而梟懸之民是以皆服十
月金固山援至圍解時成功久頓堅城師老糧匱兵及古縣成功令右衛鋒
鎮柯朋接戰而敗禮武鎮陳鳳援之亦敗右武衛周全斌援之又敗成功退
不納其蓋是以大崩收兵保海澄八島是時永歷在安隆所封李定國爲西
寧王蹶我定南王孔有德於桂林敬謹親王尼堪於衡州十年五月金固山
攻海澄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堵禦左右死者層積與將敵樓指揮
自若益治軍旣矢礮雨集成功乃大呼曰天尙贊我無落吾事須臾下息礮
碎其座忽一空礮遞發成功昨謂諸將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以待巡曰
敵至方斫官軍渡濠入其郭大呼登城有廝養卒者舉巨斧斫衆從之讓

登者填濠固山宵遯廝養卒乃拜都督而澄守益堅當是時瀕海驛騷饑饋不給以黃愷爲餉鎮專科派愷小有才陰賊招權雇金錢民無聊生成功收殺之鄭氏兵興以來紀律嚴肅禁絕淫掠軍行孺子婦人至與爭道惟燔橋墮邑酷剝富民云九月爲尙久叛故官軍攻潮州尙久因文興走島乞援以陳六御救之尙久不敢納潮破成收鷗汀貝土賊而還其明年

本朝遣鄭賈二漢官招安賜成功海澄公爵芝龍同安侯鴻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成功弗從二人遂攝芝豹同成功嫡母顏入京時方議撫成功登岸措餉縱橫福興泉漳等郡十月復遣葉阿二滿員議撫成功逆命葉阿怒歸報

天子遂眞同安侯於刀俎成芝豹于寧古塔成功亦不願十二月寇漳州漳鎮標劉國軒開門納之守將朴世用魏標知府房星燦知縣周瓊李寄生范進等降十邑俱下乘勝略泉州屬邑泉帥韓尙亮城守不下時水陸兵勢熯

至風起浸尋衍溢坐論海王迺分所部爲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才館察言
司賓客司設印局軍器諸局令六官分理庶事以壬午舉人潘廣昌兼吏戶
官丙戌舉人陳寶鑰爲禮官世職張光啟爲兵官浙人程應璠爲刑官丙戌
舉人馮澄世爲工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奉監國魯王盧溪
王寧靖王居金門凡諸宗室悉厚贍之禮待避地遺臣王忠孝盧若騰沈佺
期辜朝薦徐孚遠紀許國等此數人鄭之上客也成功不敢與講均禮軍國
大事悉以諮之凡所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稽首望永曆帝座令禮官讀疏
畢抗手焚之以煽誘愚民鼓動天下十二年正月以杜勝等寇仙遊五月忠
振伯洪旭北鎮陳六御寇舟山守將巴臣興降以六御守後爲官軍所襲死
之旭招降我台州鎮馬信寧波鎮張洪德六月墮安平鎮漳州及惠安南安
同安三邑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庶子王入閩成功回島十三年春正月庶
子王略沿海三月官軍自泉州出攻兩島爲暴風飄壞分兵攻白沙弗克而

還夏五月斬蘇茂茂率前衝鎮黃梧寇揭陽無功歸惡其失律又縱施琅也
六月成功留食重海澄以梧守東南門茂部將蘇明守北門角宿鎮康澄守
西門其餘金武木武土武等鎮錯綜於外六月成功將北略尅日解纜梧陰
歸命謀定謁蘇明飲東門樓比置言蘇茂事明嘆焉梧曰本藩養將士如分
槽肥則啖之明復嘆又曰我等飄泊海外未有歸着天之眷

清悵悵無已吾歸清決矣明以爲戲起而免胄髮已剃矣左右悉露刃明愕
然亦懼茂罪之及也頃之曰兄能爲之弟何不爾若依海若歸
清朝亦惟命乃挾以俱行左右諸將皆潰去

朝命梧爲海澄公駐漳州明爲多理幾昂邦內大臣發鄭氏墳墓誅求親黨
殺五族竄其家於寧古塔皆梧之力也十月庶子王班師當澄之甫降也甘
輝聞亂進攻不勝入土城取蓄積以歸遂奉成功破閩安鎮逼福州時庶子
王重兵在漳王進得罪繫獄令出修備攻之不克轉畧溫台等郡十四年春

三月永歷在雲南鴻逵卒於涪州初鴻逵中崇禎庚午武舉為津撫登

萊之役應龍敗績逮繫天津事白復與同撫張廷拱共事未幾以

芝龍平紅夷功移蔭錦衣衛千戶中庚辰武進士故事勳衛射策

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癸未授副總兵宏光即位撤守采石掛

鎮海將軍印以擊高傑張以祿功進封伯隆武立依芝龍後從成

功入成功回島尋遣將城福州峽江牛心塔以陳斌林銘杜輝等守之官軍

來攻銘輝棄回斌無援投誠至福州飲以酒而夜殲之凡五百餘人甘輝周

全斌等攻寧德滿帥阿克襄體貌胖壯常冠軍率兵迎戰甘輝親刺之墜馬

弗殊手擊殺數十人莫敢逼視輝揮戈攝其首焉重鈞有奇十五年永歷遣

漳平伯周金湯航海晉成功延平郡王甘輝崇明伯萬禮建安伯黃廷永安

伯郝文興慶都伯王秀山祥符伯張煌言兵部左侍郎餘各拜爵有差是秋

遠隨金湯入滇趣安南為交趾所得要以臣乃議大舉入寇金陵秋七月以黃

禮不屈而還孚遠華亭人幾社六子之一也廷為前提督洪旭為兵官鄭泰為戶官留守部署諸將挑力士身披鐵鎧畫

以朱碧彪文留其兩目執斬馬大刀陳其行首而命之曰但聳立視馬足而

砍之號曰鑊人望者以爲神兵左虎衛陳魁統之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鑊人八千號八十萬戈舟八千揚帆北上至浙江攻陷樂清等州縣次羊山爲暴風飄沒八千餘人幼子從軍溺焉泊滃洲理楫十六年夏五月永歷在永昌成功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明爲老營不聽以張名之振新敗故六月癸酉移吳江港口癸未至永勝州庚寅至江陰七月癸卯至焦山謂諸將曰瓜鎮金陵門戶須先破之授諸將機宜令程應璠督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等進奪譚家洲砲遣材官張亮督善沒水者盪舟斬斷滾江龍張煌言會水師提督羅蘊章各督所部俟斷滾江龍卽進據瓜州上流焚奪滿洲木城大船由南港小船由北港甲辰自督親軍及中提督甘輝左提督翁天祐先鋒鎮楊祖建大將旗鼓直擣瓜州我操江朱衣祚城守左雲龍率滿漢騎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砲石交擊戰未合張亮已斷滾江龍鄭師揚帆兩岸對擊成功磨軍大進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水登岸直破其陣

身中五矢矣氣益奮斬雲龍於橋下衣袂奔城正兵鎮韓英奪門而入登城樹幟全斌登江介之山以望見韓軍奪門麾兵疾進陷西北隅以入搜殺我兵皆盡獲衣袂逸之其守譚家洲及瀟州木城一時愧潰死者不可勝計後提督萬禮遠出瓜州之後潰其餘卒以援剿左鎮劉猷守瓜州監紀推官柯平爲江防兵部侍郎張煌言督理戎政楊棟兵部主事袁起震督阮美及蘊章等進取蕪湖戊申亂揚子趣鎮江我提督管効忠率滇南換班披甲數萬分道馳之不動夜札銀山與官軍夾壁辛亥官軍留步兵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爲必爭之地是夜引兵奪而據之列陣以待遲明官軍復分五道三疊萃鄭壘不動駐騎射如雨成功令發火砲多鼓鈞聲廊瓦皆動我兵皆下馬殊死戰薄午鄭人益奮官軍大北唾血填濠効忠僅而得免戰之明日鎮江守將高謙及知府戴可進等詣成功降癸丑登京峴之山大饗士卒令全斌及援剿後鎮黃昭等守鎮江澄世署道事乙卯屬邑

皆下以張煌言楊朝棟招撫江南煌言字希緒勤縣舉人從魯王入島
或曰已亥之役從安慶山中勒兵會于西湖南屏山大類金陳和
侍郎煌言也死當于明處遂遇害葬于西湖南屏山
尚云或曰不知所終嘗考成仁錄云成功既潰慈溪秀才魏耕上
書煌言備陳金陵虛實請以舟師再舉然則成功既潰慈溪秀才魏耕上
循江上又讀晚村行略云甲辰歲有故人死晚村爲位以哭牆壞
裂竹擬于西臺之慟已而葬於西湖南屏山石壁下必能道
而何以甲辰耶津浦陳令君汝咸鄆人其出處沒必能道
之行當采獲以示來茲無使其無傳焉◎煌言事詳後

袁起震徐

長春招撫江北于是常州徽州池州太平滁和六合等州郡縉紳子弟多欲
附者蕪湖縣官守兵皆遁甘輝進曰瓜鎮爲南北咽喉但坐鎮此斷瓜州則
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不勞而定矣不聽癸亥率師
登舟進取金陵僞檄四方偽檄有六月興師敢云趣利十年養銳正欲
八月丙寅舟至觀音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义河口戊辰由儀鳳門登岸
軍于獅子山招諸將登閱江樓望建業王氣令諸舟一字列釘于江東門外
自上新河及蘆洲北岸親率十餘騎躬歷城下度營壘辛卯移營分屯漢西

門觀音山第二大橋頭諸山成功與五親軍屯岳廟山留前鋒鎮中衝鎮屯獅子山甘輝進曰以臣觀之則尙速也夫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及其燿且未定其勢宜拔若彼集禦固緩難圖也君必悔之不聽退而告人曰吾不復此矣乙亥官軍千騎薄前鋒營新擊敗之遂輕敵無備縱軍捕魚成功聞之令張英馳讓新猶如故有軍士負博進錢數萬逃歸我師具言前鋒軍日脫甲沐浴觀優擊之必潰且請爲導辛巳我副將梁化鳳由儀鳳門穴城十餘道束馬櫟陣夜薄新營化鳳關中人才勇善戰有名東南新不及甲倉皇出拒尋皆遊江而逸副將董延中蕭拱柱死焉蕭拱辰遁新就擒成功聞儀鳳門砲聲遣翁天佑馳援而已無及矣官軍旣破前鋒營盡出騎兵列于城下壬午以步卒數千由觀音門擣中堅成功率親軍右虎衛陳鵬右衝鋒萬祿擊敗之官軍數萬從山後出其背薄左先鋒營祖督兵轉戰三合三却後勁鎮楊正援剽右鎮姚國泰敗走前衝鋒鎮藍衍行軍司馬張英死于嶼岩之下

官軍從山上乘其項左武衛林勝乃陳魁力戰于山下敗魁領鐵人鎧重不可砍乃輿以去或斧以斯之後提督萬禮力戰於大橋頭亦覆禮勝魁及副將魏標朴世用洪復督理戶官潘膺昌鍾儀衛等皆陣沒惟左右提督右虎衛右衝鋒接剿後鎮軍獨全成功麾軍急退爭舟而渡獨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餘人凡所擊殺數十百人馬躓被獲至城南金水橋余新方屈膝輝怒踢之戟手罵不屈死最烈癸未還鎮江丁亥成功議回島使馬信韓英督舟師堵守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爲後殿餘軍次第登舟而還壬辰至吳淞港九月丙申擊崇明不下正兵鎮大監督王起鳳傷砲死以陳輝阮美羅蘊章等守舟山劉猷與官軍戰於溫州敗績死之冬十月甲子成功還島立忠臣廟祀死難諸人以甘輝爲第一人祭哭極哀曰吾早從將軍之言不至此十年之功隳於一旦

我朝既定江南乃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大搜兩島十七年五月部分滿

漢官軍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許隆蘇利等會島上成功以陳鵬督諸部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州遏廣東自勒諸部遏海門海門在海澄港口甲子平明漳船風利迫海門成功令五府陳堯莢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按軍不動揚徽而鼓令未畢呼吸之間漳船猝至諸將倉猝受命莫敢先發閩安侯周瑞爲我兵所乘與堯莢死焉陳輝舉火滿兵高躍舟乃得出向午東風大盛旣得上流成功自手旗起師引臣艦橫擊之泰自浯回縱擊風吼濤立一海皆動兩軍士踏浪如飛北人不諳水性眩暈顛仆嘔逆不成軍遂大敗僵屍布海面有滿精卒二百餘人棄船登圭嶼莫敢犯者成功諭以忠義乃降是日同安船趣高崎陳鵬約降飭所部勿動官軍恃應船未近涉水爭先其部陳蟒不與謀曰此急矣當決一死靡其屬與殿兵鎮漳合擊之我兵被重鎧退陷於淖遂大敗首領哈喇土星被擒殺滿兵一千六百餘人成功乃收殺陳鵬以蟒代之蘇利等後二日至知諸路告岼望太武山而

還素自殺於福州竟成功之世無敢覆島者十八年永歷在緬甸成功議取

臺灣臺灣為吐番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臺之泉野莫錄其詳然則宜從閩

蓋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按牛女於辰為丑銀海之屬星

紀之次銀海元武象也星紀吳越分也劉向曰吳越屬斗牛女分

晉隋元志吳越其在漳州之極南東去吳越遠甚不宜為星紀之

宜為銀海之屬又在漳州之極南東去吳越遠甚不宜為星紀之

次遂以台分野當在女虛亦坐者虛玄枵之次在子之辰以臺島

稍進而東疑其越次越辰亦坐者虛玄枵之次在子之辰以臺島

統於泉泉為牛女則臺可無疑以近地考之臺海西界於漳南鄰

於越北則閩安對峙漳分野視閩而粵分野視漳台之壤接獨不

屬牛女乎唐僧一行云星紀當漢下流百川歸焉故其分野自

河南下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則台宅東南仍屬牛女又

與一行之說相符矣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

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物產之利耕耘並耦果隋贏

蛤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土番魍結百萬為羣裸體

東腰射飛逐走疾於奔馬固東南之一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迤邐東南以

達於澎湖可數千里風濤噴薄悍怒鬪激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于南

三月永歷在雲南鴻逵卒於涪州初鴻逵中崇禎庚午武舉為津撫鄭

萊之役應龍敗績連繫天津事白復與同撫張廷拱共事未幾以

芝龍平紅夷功移蔭錦衣衛千戶中庚辰武進士故事勳衛射策

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癸未授副總兵宏光即位檄守采石掛

鎮海將軍印以擊高傑張以祿功進封伯隆武立依芝龍後從成

功入海云成功回島尋遣將城福州峽江牛心塔以陳斌林銘杜輝等守之官軍

來攻銘輝棄回斌無援投誠至福州飲以酒而夜殲之凡五百餘人甘輝周

全斌等攻寧德滿帥阿克襄體貌胖壯常冠軍率兵迎戰甘輝親刺之墜馬

弗殊手擊殺數十人莫敢逼視輝揮戈攝其首焉重鈞有奇十五年永歷遣

漳平伯周金湯航海晉成功延平郡王甘輝崇明伯萬禮建安伯黃廷永安

伯郝文興慶都伯王秀山祥符伯張煌言兵部左侍郎餘各拜爵有差是秋

遠隨金湯入滇趣安南為交趾所得要以臣禮不屈而還爭遠華亭人幾社六子之一也乃議大舉入寇金陵秋七月以黃

廷為前提督洪旭為兵官鄭泰為戶官留守部署諸將挑力士身披鐵鎧晝

以朱碧彪文留其兩目執斬馬大刀陳其行首而命之曰但聳立視馬足而

砍之號曰鍊人望者以爲神兵左虎衛陳魁統之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鍊人八千號八十萬戈舟八千揚帆北上至浙江攻陷樂清等州縣次羊山爲暴風飄沒八千餘人幼子從軍溺焉泊滂洲理楫十六年夏五月永歷在永昌成功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明爲老營不聽

以張名之
振新敗故

六月

癸酉移吳江港口癸未至永勝州庚寅至江陰七月癸卯至焦山謂諸將曰瓜鎮金陵門戶須先破之授諸將機宜令程應璠督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等進奪譚家洲砲遣材官張亮督善沒水者盪舟斬斷滾江龍張煌言會水師提督羅蘊章各督所部俟斷滾江龍卽進據瓜州上流焚奪滿洲木城大船由南港小船由北港甲辰自督親軍及中提督甘輝左提督翁天祐先鋒鎮楊祖建大將旗鼓直擣瓜州我操江朱衣祚城守左雲龍率滿漢騎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砲石交擊戰未合張亮已斷滾江龍鄭師揚帆兩岸對擊成功麾軍大進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水登岸直破其陣

身中五矢矣氣益奮斬雲龍於橋下衣袂奔城正兵鎮韓英奪門而入登城樹幟全斌登江介之山以望見韓軍奪門磨兵疾進陷西北隅以入搜殺我兵皆盡獲衣袂逸之其守譚家洲及滿州木城一時愧潰死者不可勝計後提督萬禮遶出瓜州之後潰其餘卒以援剿左鎮劉猷守瓜州監紀推官柯平爲江防兵部侍郎張煌言督理戎政楊朝棟兵部主事袁起震督阮美及蘊章等進取蕪湖戊申亂揚子趣鎮江我提督管効忠率滇南換班披甲數萬分道馳之不動夜札銀山與官軍夾壁辛亥官軍留步兵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爲必爭之地是夜引兵奪而據之列陣以待遲明官軍復分五道三疊萃鄭壘不動駐騎射如雨成功令發火砲多鼓鈞聲廊瓦皆動我兵皆下馬殊死戰薄午鄭人益奮官軍大北噍血填濠効忠僅而得免戰之明日鎮江守將高謙及知府戴可進等詣成功降癸丑登京峴之山大饗士卒令全斌及援剿後鎮黃昭等守鎮江澄世署道事乙卯屬邑

皆下以張煌言楊朝棟招撫江南煌言字希緒勤縣舉人從魯王入島
或曰已亥之役從安慶山中勒兵蓋于西湖南屏山大類金陳和
侍郎煌言也死當于明處遂遇害墓于西湖南屏山大學士魏耕上
尚云或曰不知所終嘗考成仁錄云成功既潰慈溪秀才魏耕上
書煌言備陳金陵虛實請以舟師再舉然則成功既退煌言尚徘徊
徊江上又讀晚村行略云甲辰歲有故人死晚村爲位以哭牆壞
裂竹擬于西臺之側已而葬於西湖南屏山石壁下必煌言矣然
而何以甲辰耶津浦陳令君汝威鄧人其出處沒必能道
之行當采獲以示來茲無使其無傳焉

袁起震徐

長春招撫江北于是常州徽州池州太平滁和六合等州郡縉紳子弟多欲
附者蕪湖縣官守兵皆遁甘輝進曰瓜鎮爲南北咽喉但坐鎮此斷瓜州則
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不勞而定矣不聽癸亥率師
登舟進取金陵僞檄四方僞檄有六月興師敢云趣利十年養銳正欲
八月丙寅舟至觀音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义河口戊辰由儀鳳門登岸
軍于獅子山招諸將登闕江樓望建業王氣令諸舟一字列釘于江東門外
自上新河及蘆洲北岸親率十餘騎躬歷城下度營壘辛卯移營分屯漢西

門觀音山第二大橋頭諸山成功與五親軍屯岳廟山留前鋒鎮中衝鎮屯獅子山甘輝進曰以臣觀之則尙速也夫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及其燿且未定其勢宜拔若彼集禦固緩難圖也君必悔之不聽退而告人曰吾不復此矣乙亥官軍千騎薄前鋒營新擊敗之遂輕敵無備縱軍捕魚成功聞之令張英馳讓新猶如故有軍士負博進錢數萬逃歸我師具言前鋒軍日脫甲沐浴觀優擊之必潰且請爲導辛巳我副將梁化鳳由儀鳳門穴城十餘道束馬櫟陣夜薄新營化鳳關中人才勇善戰有名東南新不及甲倉皇出拒尋皆遊江而逸副將董延中蕭拱柱死焉蕭拱辰遁新就擒成功聞儀鳳門砲聲遣翁天佑馳援而已無及矣官軍旣破前鋒營盡出騎兵列于城下壬午以步卒數千由觀音門擣中堅成功率親軍右虎衛陳鵬右衝鋒萬祿擊敗之官軍數萬從山後出其背薄左先鋒營祖督兵轉戰三合三却後勁鎮楊正援剿右鎮姚國泰敗走前衝鋒鎮藍衍行軍司馬張英死于嶮岩之下

官軍從山上乘其項左武衛林勝乃陳魁力戰于山下敗魁領鐵人鎧重不可砍乃輿以去或斧以斯之後提督萬禮力戰於大橋頭亦覆禮勝魁及副將魏標朴世用洪復督理戶官潘賡昌鍾儀衛等皆陣沒惟左右提督右虎衛右衝鋒援剿後鎮軍獨全成功麾軍急退爭舟而渡獨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餘人凡所擊殺數十百人馬躓被獲至城南金水橋余新方屈膝輝怒踢之戟手罵不屈死最烈癸未還鎮江丁亥成功議回島使馬信韓英督舟師堵守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爲後殿餘軍次第登舟而還壬辰至吳淞港九月丙申擊崇明不下正兵鎮大監督王起鳳傷砲死以陳輝阮美羅蘊章等守舟山劉猷與官軍戰於溫州敗績死之冬十月甲子成功還島立忠臣廟祀死難諸人以甘輝爲第一人祭哭極哀曰吾早從將軍之言不至此十年之功隳於一旦

我朝既定江南乃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大搜兩島十七年五月部分滿

漢官軍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許隆蘇利等會島上成功以陳鵬督諸部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州遏廣東自勒諸部遏海門海門在海澄港口甲子平明漳船風利迫海門成功令五府陳堯莢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按軍不動揚徽而鼓令未畢呼吸之間漳船猝至諸將倉猝受命莫敢先發閩安侯周瑞爲我兵所乘與堯莢死焉陳燿舉火滿兵高躍舟乃得出向午東風大盛既得上流成功自手旗起師引臣艦橫擊之泰自浯回縱擊風吼濤立一海皆動兩軍士踏浪如飛北人不諳水性眩暈顛仆嘔逆不成軍遂大敗僵屍布海面有滿精卒二百餘人棄船登圭嶼莫敢犯者成功諭以忠義乃降是日同安船趣高崎陳鵬約降飭所部勿動官軍恃應船未近涉水爭先其部陳蟒不與謀曰此急矣當決一死靡其屬與殿兵鎮漳合擊之我兵被重鎧退陷於淖遂大敗首領哈喇土星被擒殺滿兵一千六百餘人成功乃取殺陳鵬以蟒代之蘇利等後二日至知諸路告岨望太武山而

還素自殺於福州竟成功之世無敢覆島者十八年永歷在緬甸成功議取

臺灣臺灣為吐番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臺之星野莫錄其詳然

蓋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按牛女於辰為丑銀海之屬星

紀之次銀海元武象也星紀吳越分也劉向曰吳越屬斗牛女分

晉隋元志吳越其辰在丑說者謂臺在泉州遠甚不宜為星紀之

宜為銀海之屬又在漳州之極南東去吳越遠甚不宜為星紀之

次遂以台分野當在女虛之交者虛立梛之次在子之辰以臺之

稍迤而東疑其越次越辰亦坐井之見今以近事考之明時澎島

統於泉為牛女則臺可無疑以近地考之臺海西界於漳南鄰

於越北則閩安對峙漳分野視閩而粵分野視漳台之壤接獨不

屬牛女乎唐僧一行云星紀當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故其分野自

河南下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則台宅東南仍屬牛女又

與一行之說相符矣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

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物產之利耕耘並耦果隋贏

蛤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土番魁結百萬為羣裸體

束腰射飛逐走疾於奔馬固東南之一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迤邐東南以

達於澎湖可數千里風濤噴薄悍怒鬪激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于南

風氣南則入於北萬水朝東皆有不測之憂又東至臺之鹿耳門鹿耳門之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

舟之不碎餘乃山羅礁擁無所由入其險且不測如此臺自破荒不載版圖前明宣德太監

王三保舟下西洋因風過此嘉靖末年海寇林道乾作亂遁入臺都督俞大猷追之知水道紆曲時哨鹿耳門外以歸道乾既逸顏

思齊勾倭屯聚芝龍附之未久而去荷蘭人遭風飄此借地於倭不齊給之曰願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許之乃剪皮為絲圍城里

許盤踞臺地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砥礪焉 成功自江南喪敗地感軍孤念永歷亡在外存

否不可知第傲天復天佑故事孤持正朔乃稍稍議遷適紅夷甲螺何斌負

債走厦盛陳沃野千里為四省要害橫絕大海實伯王之區且言可取狀諸

部羣集以險遠為難談極日而不決成功銳意振舵束甲於是遂行三月泊

澎湖巡曰視吾鷓首所向至鹿耳門則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嚙尾而渡橫

縱畢入紅夷大驚以為自天而下成功以手加額曰此天所以哀孤而不委

之壑也天赦孤臣必有寧宇矣引兵登岸克赤嵌城荷蘭戰不利退保王城

歸一王以死拒之鄭人攻不克乃築籬籬環七緄身以逼之是秋銅山將郭義蔡祿投誠挾忠匡伯張進以行進自燒殺君子謂張進于是乎男子冬十月棄同安侯於柴市子孫在京者皆戮之遷各省沿海邊界居民以絕接濟十二月成功復攻王城因風縱火燒其夾板敗者益大終無降意成功使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珍寶不急之物悉聽而歸地歸我兵始罷荷蘭迺降送之歸國諸土酋皆受約束就土城居之改臺灣爲安平鎮赤嵌城爲承天府總曰東都設府曰承天縣曰天興萬年成功旣聞遷界令下嘆曰使吾狗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盡委而棄之使田廬丘墟墳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吾之故以今雖披猖亦復何用但收拾餘燼銷鋒灌燧息兵休農待天下之清未晚也迺立興法辟刑獄起學宮計丁庸養老幼恤介特險走集物土方臺灣之人是以大集鄭氏遂安 聖祖之元年永歷在滇城或曰幽矣或曰殺矣成功猶奉

永歷朔二月有謗忠勇侯陳霸歸欵本朝以全斌之甲伐之霸石井人平鹵步將而成功之姻也鎮南澳十餘年與許隆蘇利數百戰粵人畏之如虎但性傲多怨全斌至霸不禦敵入廣州投誠授慕化伯蓋蜚語所中云成功既治家嚴刻長子經居島頗耽聲色狎老女與乳媪通生子成功聞之大怒令黃昱洪有鼎至島諭鄭泰監殺經及經母董以教兒不謹也諸部大驚又知成功病革或亂命謀保全謂君經子也不可拒父推泰於成功爲兄行謂兄可拒弟尅期舉事值全斌自南粵回亦奉成功旨諸部誘執之洪旭密招臺灣親信戴爲援五月庚辰明延平郡王詔討大將軍朱成功病殂於臺灣自成功起隆武元年迄永歷十六年凡十有七年當是時年三十九臺人以其弟襲爲護理六月赴至島經嗣位居亡何泰與洪旭黃廷蔡鳴雷議曰先藩連年用兵徒苦父老東行之時猶令權宜通好今日當爲桑梓計卽不能成敗未可知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以成功死遣人招諭

經復繼書曰

在鷺銅多荷指教讀誠來誠往延攬英雄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異
之閣下中國名豪天人合徵金戈鐵馬之雄固自有在頃承惠書
辱賜教誨而諄諄所言尙襲遊說之後談豈猶是不相知者之論
乎東寧偏隅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夷落部曲日與爲鄰
正如張仲寬仁無絕扶遠者以中土讓以耳目所聞見論之如方國安孫
所云貴朝竭誠貴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鑒足爲寒心閣下倘能
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鑒足爲寒心閣下倘能
以延覽英雄休易之民爲念即嚴飭部曲慰安邊陲羊陸故事敢
不勉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泰等請經經曰吾將東
自有天在得失難易閣下自知亦無容贅也

諸君善圖之議照朝鮮事例遣楊來嘉入奏待命不報來嘉還於是經出全
堯爲五軍都督陳永華爲諮議叅軍馮錫範爲侍衛率師往臺黃昭蕭拱辰
奉襲謀拒經臺之諸部陰持兩端十月晦經至或潛道以入營於寮港十一
月辛未昭會諸部攻經大霧晝冥跬不可視獨昭先至破營入經潰幾爲所
窘全斌率左右數十人力禦經還射之殪忽而霧消日向午矣其衆驚亂或
鬪或否既皆遂巡脫甲經遂入臺收殺桂應菁從龍餘寘不問待襲如初
二年經既靖臺人滇城赴至猶奉朔稱永歷十七年居亡何殺鄭泰於金門

泰賞以巨萬百數而恡於一錢潛結黃昭事露經乃佯入徵過金門冥酒邀泰縊殺之泰子纘緒弟鳴駿亡歸

清授伯爵蔡鳴雷蔡協吉蔡原及忠靖伯陳輝武衛楊富虎衛何義等先後投誠各授爵有差於是天子始銳意南征遣人入海請合紅彝攻島命下矣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洲郎賽調投誠官軍合紅彝舟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分道疾進經部分死士令全斌禦之癸丑遇于涪州烏沙時紅彝夾板十餘舟歸巨如山泉船三百箕張而下全斌以二十艘撞往來奮擊剽疾如馬紅彝砲無一中者投誠諸軍雲翔而不敢進得功殿爲全斌所殛已而繼茂率泰各濟師梧琅膺至衆寡不敵退守銅山官軍入島隳兩城棄其地取其葆貨婦女而北島內之民爛焉十一月杜輝自南粵入廣投誠十二月寇雲霄爲浦鎮王晉功所破三年三月黃庭周全斌林順等投誠各授爵有差自是之後親族兵將大抵無慮皆望氣歸歎取大官以

去獨有永華錫範等及經還臺大小庶事悉付永華永華爲政頗雜儒術與民休息改東都爲東寧置天興萬年二州頗分諸將土地修菟裘度曲徵歌視無西意四年水師提督施琅掛靖海將軍印疏請攻臺船至外洋爲颶風飄散不克而歸調琅及全斌歸京移投誠兵將駐各省八年春

上命率泰及滿員明珠蔡毓榮等來漳以興化知府慕天顏招諭臺灣騰書

來往經復率泰云蓋聞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常勢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曩歲思明之役不佞

深憫生民疾苦暴露兵革連年不休故遂全師而退遠可相安於

國東寧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爲休兵息民可相安於

無事矣不謂閣下猶有意督過之欲驅我符堅將再啟兵端豈未聞

陳軫蛇足之喻與養由基善息之說乎夫符堅將再啟兵端豈未聞

隋煬王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閣下之所謂非也况我之叛將逃

卒爲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今歸之清者非必盡忘舊恩而慕

新榮也亦不過憚以才鄉足恃心蹟爲可也下所以驅之東侵而

不顧者亦非必憚以才鄉足恃心蹟爲可也下所以驅之東侵而

測况姑大浮之勝中晝夜無期風雷變態波瀾不測閣下兩載以來

舉征帆其勞費得千高義未易齒冷即如意田橫不昭者哉所引匹夫

耳猶不知守義如則此海外列國如日本琉球呂宋承先訓者乎倘豈以
 東寧屬民以敵生靈塗炭及此敬披腹言雄仰祈垂鑒非遊說所復惑明珠
 盡服息民孤臣無非焚所敬披腹言雄仰祈垂鑒非遊說所復惑明珠
 世襲封海麟鳳之姿非焚所敬披腹言雄仰祈垂鑒非遊說所復惑明珠
 書云蓋開主輔宜以耻覆載為自遷界以隊息咸潤其澤匹夫匹婦
 有不安其生者引建國之頃庶幾安所息相安無事而貴朝尚
 以不忘穀於我遠致海濱之民流亡所憾又閣下使所傳有諄不
 未忘穀於我遠致海濱之民流亡所憾又閣下使所傳有諄不
 欲為生靈造福流亡復等語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後詳使所傳有諄不
 削髮登岸及置賀衣冠等語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後詳使所傳有諄不
 以迎勅為辭心事披腹見胆磊磊落落何基必前定而後詳使所傳有諄不
 丈夫相勅為辭心事披腹見胆磊磊落落何基必前定而後詳使所傳有諄不
 平等面商妥當不生穀承先訓恪守不棄先人之業以圖
 一時之利惟是生民塗炭及此敬披腹言雄仰祈垂鑒非遊說所復惑明珠
 不難降心相從遵事大之禮至通好之與焉巡邏兵哨自當在敬使
 夫沿海地方俱屬執事撫綏非不通好之與焉巡邏兵哨自當在敬使
 口中實稽閣下聞議照朝鮮事例經遣柯平葉亨入奏待命不報方是之時
 俾實稽閣下聞議照朝鮮事例經遣柯平葉亨入奏待命不報方是之時

四海無事

天子厭兵鄭氏遠故釋弗誅經令宣毅前鎮江勝等為遊徼往來島上踞步

頭互市沿海居民頗接濟爲姦利十二年冬十一月我平西王吳三桂據雲

南四川貴州以叛十三年春二月靖南王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殺

建寧同知喻三畏以叛

承謨治吳廉正有聲諸墨吏望風股栗當文

入閩時三桂既反耿逆將萌承謨承旨陰爲調度三月望日精忠

僞召承謨計事幽之蒙谷并殺三畏據有全閩承謨義在必死不

食旬日然且不死獨坐三年官軍入閩然後見殺夫承謨知耿藩

將亂駐節南劍控制上游號召漳泉之師進逼峽江精忠雖橫亡

可立埃而投身虎穴坐受羈絏有足惜者然可謂全節大臣矣承

謨遠東人壬辰進士諡忠貞閩人祀之薛老峰下蓋福州之烏石

山也頗與栢帖睦爾之家相望焉

馳數騎傳檄七建皆下使黃鏞入島請濟師提督王進

功平北將軍令入見羈之福州海澄公黃梧平和公梧病疽死子芳度權知

軍事海澄總兵趙得勝威遠將軍漳浦總兵劉炎寧遠將軍夏四月潮州總

兵劉進忠以城降於精忠授寧粵將軍夜并我續順公沈瑞軍徙其家於饒

平經使禮官柯平入福州報黃鏞之聘也五月精忠調得勝兵得勝不從邀

右武衛劉國軒左虎衛何祐於海澄議奉經五月經以陳永華爲留守總制

率侍衛馮錫範兵官陳繩武吏官洪磊等奉永歷二十八年正朔渡海而西

授得勝興明伯左都督自經東遁愉安揭日甲兵鈍敵船不滿百軍不滿萬

精忠頗易之經遣人說精忠借漳泉二府為招募精忠不允於是耿鄭交惡

五月錫範取同安守將張學堯降授蕩鹵伯左先鋒精忠懼以都尉王進

守泉州王進者老虎也時已降耿望亦稍遜

進初為閩將得罪下吏尋補京口標將承謨廉其能調入閩後

精忠反遂委身焉 六月進功子藩錫誘殺泉州城守賴玉兵民多從藩錫者遂逐

納欵於經甲午經入泉州授藩錫指揮使政事盡委藩錫繩武秋七月官軍

圍潮州精忠不能救納欵於經經遣援剿左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以進忠

為定鹵伯前提督九月精忠以劉炎為犄角命王進取泉州冬十月國軒及

右虎衛許耀敗進於塗嶺追至興化信於城下而還吳三桂禮曹周文驥使

經平耿鄭也十一月得勝錫範佑等攻漳浦劉炎降遂援潮州進忠之被圍

也援師金漢臣殲焉官軍攻急進忠竭力守禦中外隔絕者半載及炎降鄭

人南援敗官軍於黃岡潮圍解得勝回澄十二月以六官算丁錢大索富民
餉十四年春正月精忠遣張文韜使經議和以楓亭爲界始通好也二月何
祐寇饒平獲沈瑞以歸授瑞懷安侯三月以我經略洪承疇之祠改祀黃石
齋道周蔡江門道憲竄承疇及楊明琅眷屬百餘口於雞籠城明琅崇楨詞
林字甸英煤山之變乘馬過梓宮揚鞭而指之曰此眞亡國之君者也夏五
月劉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兵數千人狗屬邑之未下者平南王尙可喜
兵十餘萬盡銳來攻相持久國軒食盡議退保潮平南磨穀騎晨掩祐軍風
馳雲捲戰於癩母山下祐以身先旗矯尾屬角直貫饒騎出其左右國軒繼
之大敗官軍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有奇捕鹵七千麟籍死者徧滿山谷
當是時何祐劉國軒威名震於南粵六月經帥諸將圍漳州方經之至島也
授芳度德化公前提督芳度念與海上世爲仇讎無相見理然軍孤力短遭
離大喪唯雌伏螻屈陽爲受命陰通 本朝每登城北望嘆曰臣不如桓彝

而望為臬卿事泄鄭氏環城芳度年少沉勇墨衰視事令兄芳泰突圍入粵

乞援芳泰平和諸生幼而不羈善技擊既嗣公嘗御試賜春苑與

之歸里數年愛人禮士有退讓君子之日與諸將分禦四門經發衝棚

龍煩仰攻旬聲震裂雉圯而附於隍者六十餘丈圍中負戶而汲芳度下火

藥絕其緣城者立柵鑿土須臾而城完又置重賞令饒將吳淑陳驥黃翼蔡

隆等出輕師躡其壁鄭人扶傷奔命血流波道剽銳盡喪乃掘濠塹為持久

計凡閱六月芳度兄芳世自粵提師援且至經謀遁十月庚申犁且淑及弟

潛開門延敵芳度登北山之門趣諸軍巷戰不利投開元寺東井以死不及

援師間三日耳經入漳州授淑平鹵將軍後提督潛戎旗二鎮漳之士民閉

戶而詢之收芳度戚族臍其屍于市斬黃梧之棺報海澄也事聞

上震悼為罷朝贈王爵諡忠勇世襲十二代十一月經令禮葬我巡海道陳

啟泰於漳東之陂啟泰為政豪政有威甲寅之變會海澄公疽發背

漳大組亂啟泰輯兵不動聲色卒賴以安閱五日

闔門二十餘口同時死義舛錯如亂麻啟泰親爲排續各以序列從容引僚屬入視諸人相顧失色汗下莫敢出聲啟泰談笑言論自若引義甚高無異平時乃朝服望闕再拜自經而死至是經乃下記屬縣設壇備儀仗鼓吹奉引以葬經窮島餘波耳負固一隅猶知尙德況於寬大之朝遂良顯忠者乎啟

兵至肇慶韶州碣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詣國軒降我平南王尙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於經國軒入踞之與吳尙二賊畫疆而守夏五月精忠守將劉應麟駐汀州徇下江西瑞金石城兩縣密欵于經授奉明伯前提督吳淑入據之以左武衛薛進思守首叛盟也七月經調進忠於潮不至惡其貳於耿也九月王師入閩精忠降其守將馬成龍以興化納欵於經封殄鹵伯援剿左鎮許耀入據之始精忠思與鄭氏併力已而不協我擊其外鄭擊其內前後跋扈以至於敗冬十月許耀拒王師於烏龍江耀雄聲寡謀不在軍事王師問渡方偃蹇醉淫尼庵又狃於塗嶺之勝益輕敵官軍未旣濟左右請擊弗從已而成列倉皇出禦方戰而遁棄軍資鎧仗不可勝

數調趙得勝何祐代之十一月精忠守將楊德以邵武欵於經授後勁鎮吳淑入據之十二月淑拒王師於邵武城下霜嚴指直士皴瘵不能軍淑敗還島進思宵遁應麟奔死潮州十六年春正月趙得勝何祐拒王師於興化城下王師縱反間祐疑得勝貳於我得勝拔劍指天自誓祐猶不信戰之日祐登臺以望趙師師潰得勝麾中軍抽葢注射應弦皆倒既望祐軍之不動也喑曰吾不幸與若輩同事既無與戰又無降理赴敵以死固其所也何害乃從容下馬據胡床復挽強殺數十人以死君子謂得勝知恥矣叛而復降恥莫甚焉祐乃蓬髮而奔踰山墜塹連日飢餓始得達泉興化遂陷二月泉漳潰經遁入島大賞逃亡諸將分汎水陸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僉事朱麟臧入島招撫尋遣興化知府卜永譽泉州知府張仲舉鄉紳黃志美吳公鴻等再申前議弗從四月移諸降將入臺劉炎奔歸本朝磔於燕市六月進忠降於三桂尋歸本朝磔於燕市國軒棄惠州入島凡七府一時俱潰經既崩剝

不知所爲國事盡委國軒國軒實有將才十七年春二月入寇玉洲三义河福河下澣等堡一時俱下遮我餉道斷江東橋援兵適至分兵擊敗之夜取石馬數戰皆捷授國軒中提督遂揚帆入鎮門取彎腰樹馬洲丹洲諸堡壁碧洲戰於赤嶺當是時總督耶廷相嗣公黃芳世都統胡兔按兵漳上提督段應舉自泉州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自福州平南將軍賴嶮自潮州後先來援國軒及吳淑等兵僅數千飄驟馳突略倣成功當事者委股胙舌莫敢搢捥閏三月黃芳世穆黑林與國軒戰於彎腰樹敗績胡兔及副將朱志麟趙得壽戰於鎮北山又敗姚公子李阿哥救之又敗段應舉戰於祖山頭又敗逸入海澱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澱三匝斷塹星椿飛鳥莫度六月上以按察吳興祚爲閩撫逮耶廷相以隨征布政使姚啟聖爲總督趣諸軍援澄次葛布山三次隔帶水高壘自完相望而已庚辰圍中食盡城破提督段應舉從容自經完節於敵樓總兵黃蓋巷戰死於亂兵滿漢官軍自縊死

者甚衆凡亡失三萬餘人馬萬餘匹晉國軒武平伯征北將軍吳淑定西伯平北將軍何祐左武衛林陞右武衛江勝左虎衛鄭氛益熾幾五萬人遂取長泰同安七月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可下國軒籍民爲兵狗下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本光地道喇寧海賴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吳興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由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鎬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尅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樓船中鎮蕭琛水軍於定海經命宣毅後鎮陳諒禦之海山國軒帥二十八鎮還漳州築十九寨九月癸卯吳淑何祐楊德吳潛陳昌等十一鎮可二萬人軍溪西丙寅國軒帥二十一鎮與王師決勝於龍虎山精忠爲左拒賴平南將軍爲右拒啓聖在前胡都統在啟聖前都統磨騎兵二萬人先合不利啓聖援之奔精忠故仇鄭乃前拔劍砍地曰吾得與此賊俱殲死不恨矣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馳蹂拒馬平西將軍尾之殺海鎮

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捕鹵一千二百餘人凡亡溺以萬數
國軒尾所乘馬泗河以遁冬十月啟聖遣中書張雄入島招撫弗從十八年
春二月經以陳諒爲援剿左鎮敗官軍於定海秋八月

上以萬正色爲水師提督冬十月官軍攻蕭井寨不克而還十一年吳淑壓
死於蕭井寨啟聖乃大招撫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不愛官爵銀幣袍服無

眞膺皆収之令降者華轂鮮服炫耀於漳泉之郊漳泉人傳異之乃相喧述

猜忌送欵言啓聖能致海上豪傑也

閩頌云時有漁入於海底得篆磚文曰紀蓋指姚滅鄭於康熙時也或曰福州陳閩所造十九年春正月正色及總兵陳龍林賢黃鎬楊嘉

瑞爲舟師以伐島正色謀於興祚曰子沿海與之上下擊其灣澳吾張水師
以諸將之銳方船以進逼海壇子攻其陸吾薄其水破之必矣既謀而行經
命左武衛林陞爲督率援剿左鎮陳諒左虎衛江勝樓船左鎮朱天貴禦之
既望我軍畏其衆也退舍而遊棄海壇無所得汲陞令數舟取水寮邏諸戈

船望風而潰天貴遂降授總兵二月國軒遁入島啟聖承虛復十九寨海上諸鎮多降者丁亥正色復兩島經率錫範繩武及諸將復遁入臺其母董召而數之曰馮陳之業衰矣猶有先君黃洪之刃其庸可赦乎若輩不才徒累維桑則如勿往二十年春正月壬午鄭經卒於臺灣臺人稱永歷三十五年正月壬午鄭經薨年亦三十九凡嗣位十九年奉永歷正朔佩招討大將軍印稱世子實無所受命長子克壘舊爲監國壘鄭氏螟蛉子也原姓李經燮妾林養之其事秘經莫知也以永華女配之及經西寇委政永華永華請克壘爲監國壘克嚴毅頗倣成功諸弟畏之迨經敗東還永華亦沒以國付壘亡何經死諸弟揚言曰克壘非吾骨肉一旦得志吾屬無遺類矣董卽命収監國印兵將入壘顧謂妻陳曰耳目有異恐不能相保陳曰夫在與在夫亡與亡必不相負克壘旣幽別室諸弟夜命烏鬼拉殺之董立次子克塽克塽幼髮初覆額授國軒武平侯錫範忠誠伯以永華爲國之望猶禮待陳躬親

撫慰詢其所爲陳乃愴然淚下曰昔爲箕帚婦今爲罪人妻官民禮隔願出

別室待亡夫百日後卽往地下相從爾許之陳旦夕臨日歡茶數勺卒哭懸

帛柩側沐浴整衣冠投環以殉夏六月經母董氏卒

董頗不答於成功辛卯之難董踏跟逃出獨懷

其姑木主以免成功敬焉凡海上所至禁奸止殺董實有力焉

十月啟聖計招臺灣行人傳爲霖等建威後

鎮朱友發其事爲霖等皆誅及我續順公沈瑞屠其家瑞妻禮官陳斌之女

也釋之鄭氏守義亦自縊死蓋臺灣將亡一時頓有兩烈婦猶成功之餘烈

也十一月啟聖疏薦萬正色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師提督以圖大舉期以

明年二十一年施琅治兵於平海二十三年春三月何祐城淡水夏六月乙

亥官軍發銅山會於八罩嶼窺澎湖軒守澎湖知八罩嶼惡六月望間當

有颶至自督精兵強逾二萬峰擁於風櫃尾牛心灣等嶼又率林陞與丘輝

江勝陳啟明王隆吳潛等約衆二萬集於雞籠嶼環設砲城陵師守之沿海

巨丹星羅棋布以望覆我師琅令大小戰艦於風帆大書將帥姓名知進退

定賞罰也丁亥質明微風振楫征鼓傳喧兩軍將合琅令藍理曾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欽爲趙邦試等七船突入賊鯨焚殺過當濺血聲喧時南潮正發前鋒數船爲急流分散國軒師合兩翼齊攻殺傷更甚琅望藍理之帆度我軍終不可強出將自坐大船突圍赴救焚其趕繪船二鳥船一理傷砲還琅亦集矢於目是夜暫收入罩己丑以甲裳首裹集諸將申軍令自總兵以上皆按以失律罪矜甲面縛將斬之諸將蒲伏祈請許以立功自贖兵氣復振取虎井嶼其明日琅獨駕小舟潛偵諸砦還令諸軍掘地取泉澎水故多鹹及王師雲集泉乃甜出三軍大喜過望方之耿恭殆爲過之癸巳誓師分爲八隊每隊七船各三其疊琅自統一隊居中調度以八十餘舟爲後援五十舟從東畔嶼內綴其歸路五十舟從西畔牛心灣內外塹爲疑兵牽制將戰有風從西北來淪浥蓬勃逢迎王旅士皆股弁琅巡師大呼曰惟天惟今上皇帝之靈尙輔相予須臾雷動立轉南颿軍復大喜乃裹創疾戰賈勇

先登國軒發火矢噴筒毒焰怒張官軍乘銳夾擊我總兵朱天貴戰死自辰至日中兵氣益厲多殺國軒軍萬餘人殲其將林陞邱輝江勝陳啓明吳潛王隆等燒大小鬪艦二百餘艘餘衆多降國軒知勢不敵乘急舸走從吼門逸去澎湖既破琅以臺灣未滅爲攻心之法迎降弁目賞以袍服靴帽凡降卒四千餘人給以糧米傷未及死者凡六百餘人醫治之送還臺降者相謂曰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之也歸共傳說臺灣之人乃無固志寧靖王術桂自以太祖之孫寧王權之裔義不可辱度事已如此乃具冠服設賓禮於庭北面再拜天地二祖列宗招臺人從容別飲投環自奮絕脰以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五人從縊於堂臺之志士爲流涕曰嗟乎王孫與北地爭烈矣而劉國軒馮錫範何祐洪磊等方奉克壘決計投誠七月丙申遣劉國昌馮錫珪陳夢煒齎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籍土地府庫軍實叩軍門乞降八月壬子琅統舟師至鹿耳門國軒使人徐

道以令入劓髮雞犬弗驚市不易肆凡克塽嗣位二年奉永歷正朔當是時年十五自成功初起迄克塽凡三世三十八年而明朝亡越日琅乃刑牲奉幣告於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逮賜姓啟土世爲巖疆莫敢誰何今琅賴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琅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讓成大戾琅於賜姓剪爲仇讐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投地大慟君子嘆之曰父仇一也鄼公辛賢於伍員多矣乃疏請經畧臺灣禮待克塽及諸將帥歸之京師授克塽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祐梧副將立臺灣府領三縣附郭曰臺灣外鳳山諸羅兩縣分南北二路設兵防爲萬世之業焉
康熙三十九年

仁皇帝聖旨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勅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如田橫故事實守冢建祠祀之

前蓋挈棺入京行獻俘禮

卷六終

跋梨洲先生行朝錄

全祖望

行朝錄中桂藩紀年

按即永曆紀年

一卷最多訛錯蓋當時道遠不免傳聞之殊也

先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帖子論此書者不下十紙予取而序次之爲跋尾周順德齊曾云方公以智從亡梧江蓋丁亥也是年桂藩以閩衛召之入直方公知事不可爲力辭所謂十召不出卽指此也是年桂藩走武岡以智入天雷苗中猶未爲僧也庚寅始爲僧今錄云丁亥三月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蓋失攷也萬徵君斯同云丁亥劉承胤以武岡降桂藩踉蹌疾馳遇兩宮眷衣食都乏古坭口總兵侯性遠來迎駕供給上下服御膳品俱備桂藩感其功甚厚口授商邱伯今錄云商邱伯侯姓迎駕晉封祥符侯不知何據錢侍御肅圖云金聲桓之叛歸粵中也降表以豫國公自署詔改封昌國公聲桓自以反正有功朝廷輒違所署意頗怏怏致書粵中大臣請還故封卒末之許今錄云封聲桓爲豫國公又一舛矣閩中降將郭天才舊屬聲桓部

下其語此事甚詳悉宗徵君誼云明金陵歷閩中歷及會稽長桓舟山諸歷其與新歷竟有不同如粵中歷以庚寅之十有一月置閏而新歷則辛卯二月是也瞿張二公以庚寅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何也瞿公浩然吟流傳于世亦未之攷耶德清胡處士渭云潘樞部駿觀按錄中作駿虬歸安諸生以己丑春間道入粵庚寅扈從墮水而死今錄云戊子以駿觀爲樞部不知尙未至粵也此係吾同鄉姻眷更無可疑周順德又云何吾騶以己丑三月宣麻入直不久卽去甫去而黃士俊至代之庚寅亦去今錄云己丑何黃同入內閣庚寅同罷非也陸處士宇燧云陳邦傳駐潯州焦璉駐平樂從前一最跋扈一最恭順其後一叛一死兩人判然不同今錄中連類而書不爲別白此失之大者葉處士謙曰滇中爭王封一案是最大節目首輔嚴起恒以此爲孫可望所害投之水中一夕虎負其尸登岸今錄中於起恒不及片詞何也蓋自起恒死而桂藩入安隆予思以梨

洲先生見聞之博又親與錢飲光金道隱諸公交尙有此失况他人乎是時吾鄉人多仕閩中而粵中最少以道梗也故先贈公頗費考索焉

再書行朝錄

全祖望

太冲先生從亡海上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後晦迹南歸雖庭誥中亦諱其事世遂鮮有知者惟行朝錄已丑師次健跳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巒兵部尙書李白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職司郎中宋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從亡按錄中凡書某皆先生所自紀溫晒園作南疆逸史不審其卽爲先生乃襲此文而不改則失之矣

按以智入山爲增一事錄中夾注亦有訂正之語蓋其注爲後刊書者所自增而全氏未之見也全氏又謂梨洲爲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官後諱其事者亦少失梨州以明忠臣之後爲明官何所用其諱不觀錄首自序明大書曰左副都御史餘姚黃宗羲乎此本魯紀年中皆明書宗羲二字

無書某者然則全氏之謂梨洲諱其事者蓋當時風波震撼搜捕未已有不便昌言之隱要之梨洲則身爲明官死爲明鬼未嘗一日而忘明也鄧實記

後序

黃梨洲行朝錄一書余得之吳江陳去病去病云得之舊藏書家原刻之姓氏年月均不載審其紙墨已極黯敝則爲百年前刊本無疑但不知編訂校刊于何人之手意其時文網尙密故有所諱歎顧吾讀全祖望所爲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謂梨洲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寨記一卷海外慟哭記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與此編之目次頗有出入此編多隆武紀年魯紀年永歷紀年三紀而獨缺海外慟哭一紀至其所分之卷亦不合豈梨洲初輯明史案慨然有國史之志而先就其海東一隅殘山賸水所目見耳聞者撰爲諸紀旣乃名之曰行朝錄歟然

余考全氏集有行朝錄跋載其先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帖子論此書者不下十紙則知當時久有其書也此本于諸紀外復附入江右紀變張元著先生事畧鄭成功傳三篇乃後人重輯之本故自第一卷至第四卷皆爲梨洲所手定之筆可信無疑而第五第六卷則或爲梨洲所採錄而未加修訂者或則後人妄自竄入者未可知也今以無別本可校姑仍之嗚呼自古無不亡之國自秦以後有天下者何黷然其不一姓也然而若秦若漢若隋若唐其改姓易步無不亡也忽焉而獨宋與明之亡則河山半壁義旗相望喪君有君綿綿延延久而後亡者其故何歟夫前之亡亡于同族則雖盜賊強藩女主奸臣之互相篡奪猶是吾少典之後炎黃之子孫也興乎亡乎秦乎漢乎猶菌鶴馬蝟之相過乎前而已

宋明之亡則亡于外族以外族而主宰中夏則冠裳倒置人與口
伍故一二孤臣義士遺民逸老寧喪身隕魄支撐已殘之局留正
朔一縷于海水之中雖至勢窮力盡大事已去而終無灰心變志
者則以口夏之大防爲不可越也明白南都之陷已不可爲而南
田畫江之師起于越中梨洲率其子弟數百人從軍江上江上已
潰乃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山寨復散乃乞師於日本跡其轉徙波
濤慟哭海外卽公自序所謂其魂魄不肯盪爲冷風野馬者豈非
知保種愛類之性有以固結而不解歟夫使王之仁從公之策沉
舟決戰由潁山直趨浙西擾崇明以分江上之勢則天下之事未
可料也乃公言不用而至使其執筆吮墨從黍離麥秀後作爲亡
國之史則公之心亦大可哀矣讀公錄至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

礁窮島衣冠聚談有不淚隨聲下者乎余蒐輯明季信史刊爲國粹叢書第三集適獲公著直筆昭垂則翹然國史之作也詩曰觀國之光是錄以歲寒松栢壯故國河山之色得不謂之國光也哉
丙午六月順德後學鄧 實序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首版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發行

(國粹叢書行朝錄)

定價洋伍角

著者 餘姚黃宗羲

印行者 國學保存會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
國粹學報館

